



齊魯聖脈橋岡氏纂輯

男可庭法園編次

孫景揚克

襄校訂

御纂經解

公即位

子野卒於季氏以毀告昭也叔孫豹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母非夫人不當立其嫡子季氏不從益襄公諸子有長而應立者季利昭功越次立之耳昭後為季所逐殞身於外嗣子復為所逐不得有國擅廢立君至於此極其亦何所不為乎然則子野之卒不得不於季

春秋僖十四卷之十

氏是聞矣

會于徒

尋宋之盟也圍專越權欲耀土國故尋盟宋之盟楚囚晉有背楚四也之言而先晉則尋盟宜迭為先矣今請讀舊書則仍先晉蓋圍意不在盟在駕晉而已自是圍逐篡位而專主夏盟中國晉被其害武之罪大矣春秋書會不書盟亦猶存中國云爾

取鄆

前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欲取而未得今諸侯方築宋垣兵之盟而季以兵取鄆莒人怨於會幾為國禍焉秦伯弟鍼出奔晉

大過便富撥於君所以奔

庚申景元年

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宰虎許人曹人于虢

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

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虢鄭地

胡傅此陳侯弟之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姓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

每善必先趙武

詮旨弟稱公子只黜過不書盟者楚伍晉先故請起先趙武意武守信是守疆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

三月取鄆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傳取邑而已

魯昭公 名稠 襄公妾齊歸之子 夫人孟子在位 二十五年 孫于齊 在外八年 凡三十二年 薨于乾侯 諡法 威儀公明曰昭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宰虎許人曹人于虢

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虢鄭地

胡傅此陳侯弟之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姓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

每善必先趙武

詮旨弟稱公子只黜過不書盟者楚伍晉先故請起先趙武意武守信是守疆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

三月取鄆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傳取邑而已

左傳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晉曰魯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

也寵遇而失道循書弟者其過小非得罪宗社也而兄不能容亦有責焉人倫之際多兼罪之辭各欲盡其道也

晉敗狄于大鹵 自晉悼之伯不復事於戎狄平公曰棄前猶使諸侯南向朝楚乃復有專干羣狄益大卿曰強皆有厚自封殖之心故棄遠敵而逐近利耳

晉展與出奔吳 按左氏莒子生去疾及展與去疾長也而未立與與去疾而展與立則立於去疾矣然未與開子弒荷能因立而討賊雖立於賊無傷也不能討賊則罪入耳

春秋僭晉 去疾奔而復自齊入者挾大國之力以爭國耳亦非志於討賊也故書入以罪之以長而宜立故繫於晉乃展與亦繫晉者已立也既立於賊又不能討故雖逾年不稱晉亦罪之也春秋之權衡審矣

叔弓疆郟田 春取郟而秋疆其田汲汲於利也師師不惟備晉亦以切郟以猛濟貪也季孫取郟而自有之故使叔弓弓散卿也益怙季氏聽矣 楚下麇卒 據傳糜爲圍所弒而經書本胡安國曰四年圍大合諸侯於申若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賊不必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故權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所之也何術之爲雖怨季孫魯門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有誰怨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曰之曰噫難不志國忠也患難不越官信也國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道難營魯爭執爲日久矣乃免叔孫

胡傳 季孫宿伐莒取郟莒人詠于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約約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賂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雖怨季孫魯門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郟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而取郟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

諡旨 諱指魯不悉書不悉書不書伐莒也蓋昭公在國比滅項不取郟全引左氏而只結以其不曰伐莒云云見宿之取郟非約之忠足以感趙武幾不免戮使受師之辱 卷之十 昭公元年 一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胡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子景其母曰弗去以禮是禍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而後父母順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諡旨 均愛二句文式執原側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杜三同盟狝悼 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師敗狄于大鹵

胡傳 大鹵大原也按六月宣王執伐之詩曰薄伐大原也按六月宣王執伐之詩曰薄伐大原也按六月宣王執伐之詩曰薄伐大原也按六月宣王執伐之詩曰薄伐大原也

輕重而畧其筭試以扶中
國非也夫亂賊不討如成
宋亂之類春秋葛嘗諱之
哉家茲翁曰試而書卒者
如鄭伯然頑如會未見諸
侯卒于鄭不書弒而弒之
實兒今經惟書楚子麇卒
是傳所載未審也蓋國所
弒者麇子宜為嗣者耳傳
所載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如魯子般子野之類而非
弒麇也麇病革圍自外急
歸來君之殯賊其子而篡
其位是亦弒也當時誤傳
為弒麇耳

楚公子比奔晉
圍與比兄弟也麇卒而圍
篡比置出奔非其難矣何
以書以圍之罪不著故書
比之出以明變也

春秋俗言
晉便韓起來聘七年
前此晉聘魯者九未有以
上卿將命者趙武以偷失
諸侯今韓起嗣為政欲致
諸侯故親來聘
鄭殺大夫公孫黑
黑于國紀數矣鄭人畏其
強不敢討今又將作亂以
疾不果始因其疾而殺之
則所以討罪者非其道矣
故稱國以殺而不書其官
公如晉乃復宿如晉
據傳公以晉少姜死而往
再為晉所辭是公動不以
禮而晉人猶知以禮尊公
也然按之情事殊未必然
公喪方畢似喪畢而朝即
使姬嘗而弔少姜公尚能
路晉安從知為弔少姜而
預廢之哉是必季孫先通

侵攘斥宜容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
之井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
以變詳相高曰趙荷簡皆此
等啟之矣書敗狄讖之也

諡旨 此是崇卒之始傳傳使後世
云云啟之矣須切此意講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註國逆而立之曰入林前
小白入于齊前言莒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
不與欲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
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
與弒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比事
春秋之
教也

胡傳 天下國家定于一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
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
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
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
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卷之十 昭公元年
三

諡旨 重與其正作不稱公公子是通例依傳辨一段
千後無稟只就王命說入者難詞只作事迹

莒展與出奔吳 註杜展與弒君之賊不
會諸侯故不稱爵
胡傳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而
不可有國曷為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
會展與無例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然許魯取
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
知之矣以國氏惡崇亂也

莒帥師疆鄆 註左因莒亂也杜帥師者不義得
別乎
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

薛州悼公
見十三年執意
加傳非昭公意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言于晉耳季孫久結晉卿以擅晉襄公末年君臣之微已開于野又暴卒於其家雖其事甚秘國人必有疑焉今公如晉季孫安得不畏其詐已乎故逆阻之左氏所傳晉之簡言逆盜無辭以拒公而詐於少姜耳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是也然則昭公失國之因季孫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駭而胥見矣。

燕伯款奔齊○三年北燕伯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固失道突然其臣比而逐君其可道乎書奔責君也亦異臣也國有君而奔無臣子矣書名者國春秋始有

已立君也

大雨雹

四年

去歲夏書大雩旱災也自冬歷春兩書大雨雹則其災尤重而為異大矣

會于中

楚子欲合諸侯而問于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蓋猶懼晉之爭而憂諸侯之不從也乃晉不敢爭諸侯遂靡然從之先書楚子陽中夏之無人也且楚子弑賊也諸侯推為盟主天下之大變也山晉平不德諸侯離心勢既外潛亡刺專擅權衡內核列國強家爭附之以固其私威意於公義矣故使元惡肆行流毒天下耳徐書得者楚主會而徐其與國不

楚公子比出奔晉註見比歸傳以子辛酉景二年王五年

晉侯使韓起來聘註王納幣傳志敬簡具與之知禮

左傳韓宣子來聘曰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親書于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于季武子賦絳傲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寡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干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卷之十 昭公二年 四
又總不可脫 志敬二字
論音 此知禮自觀書大史氏知周禮上看與他禮筆削要知明禮之精微者莫備于易象道禮之名秋為無過于春秋故曰周禮在魯○明是易象春秋為三千三百之微一筆削而會為經為曲之理作

夏叔弓如晉註叔弓叔老志敬二字

左傳報宣子也晉侯使邾勞辭曰寡君使弓來幾矣政辱邾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禮故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弓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椒煥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論音 辭邾勞辭致館此忠信卑讓叔向所以有知禮之稱也須看二致字凡慢心罔上之人只是一個敢敬存於心辭懼於政故曰志敬作文就他辭邾勞致館處推他志敬忠信卑讓文後帶說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註也公如晉明少姜也晉人辭之

得不許之也。華楚號而正，以王爵改亦華徐號而正。王爵也。淮夷列會者來會，故列會也。

楚人執徐子

徐既從會矣，楚子將伐吳，徐子吳出也。遂以為武而執之。陳傅良曰：書執徐子，危會附之諸侯也。

伐吳

晉楚會宋以弭兵也。今楚伐吳，吳固晉同姓而同盟之國也。而晉竟若罔聞也。

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奔吳矣，繫以濟者以賊討也。罪在齊而討於吳者，義無所逃也。先執後殺，緩辭也。楚子意本不在封，因伐吳而執封，吳不可不封，而封為吳之所庇，故殺之。

春秋脩信

以威吳也。然殺之之心雖私，而以賊討則能正其罪矣。不從討賊之例而書人，何也？楚子亦賊，賊非可以討賊也。然次會伐之下，將公之諸侯乎？亦非也。諸侯從楚而已，更不得言是名也。故會先楚子執徐子，復書楚人者，惡之也。伐首楚子執徐子，復不書楚人者，惡之也。然則封之為賊，齊之失賊，魯與吳之容賊，楚非討賊之人，諸侯無討賊之心，其義皆其矣。

遂成賴。既伐國矣，復滅國焉，書遂甚。楚暴也。滅者亡國之善辭。左氏在賴子而稱之事，似失其實。

取郟

故還宿如晉，改從服也。公實以秋行，公還乃書。

左傳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聘，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宿遂致服焉。

胡傳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好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卓而尊人，亦不妄恆人，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容死蓋始，諸此矣。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論旨

云云。至不妄說人，以自辱皆是罪。妄動語，但已至河而見郟，則又不宜輕復了。故或曰：下以發明從權適變意，作文以經權兩失，卑講而以宿如子禮而後動，是一傳大旨。

王成景

三年

卷之十 昭公三年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註：杜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註：杜：邾共小國之葬禮，子來曾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信侯禮待之。註：主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註：杜記。

北燕伯欵出奔齊

註：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重垂戒意。胡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罪之也。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取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白殍為文，正其

郇已滅於管管飛苦亂取
之喜也內滅國書取郇已
滅矣又罪其滅者存郇也
郇周之建國也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

舍中軍 ○五年

舍去也去中軍而併於左
右二軍也初作三軍也三
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之而仲叔之民尚有屬
公者今舍中軍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而獨為一軍
二家各一而合為一軍皆
盡征之而貢於公則無一
民屬公且季氏獨為一軍
軍復擇焉則季氏強矣不
但公若綴旒即二家亦弱
而制於季氏也季氏又不
欲戶其名使毀中軍於旂
氏成諸臧氏季氏之黨盛
春秋脩旨

楚殺大夫屈申

楚伐吳屈申克朱左執慶
封而楚子猶以其不致命
於吳而疑其貳故殺之則
非其罪矣家傲翁曰楚靈
之篡羣臣從者風靡不過
為保身家計耳而卒不免
從逆者宜知所鑒矣

公如晉

公如晉為晉所辟今復如
晉者內逼於臣故忍恥以
自結於晉也公動無失禮
為晉侯所重而晉臣識之
其言公非知禮固當但所
云子盟凌小四分公室皆
季孫之罪乃釋臣而罪君
平昭遠積衰遠責以政令
在家不能取亦苛論也其
意不過欲晉侯遠公有言

本之意也而
垂戒遠矣。

癸亥景
王七年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註電作

胡傳陰陽之氣積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
象當是時季孫宿襄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
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大變申豐者季之字
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則
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難得
藏冰之道谷于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註楚靈王始合
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
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

卷之十 昭公四年 六

于此
時也

胡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
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處絀粟以立而求諸

于郟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
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
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
里而縊于亥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
而人以事為無益

誣旨重天人字胡氏把聖人的事望叔向輩不應
弗為句或曰以下是餘意在垂訓上說蓋唯聖人
能造命若賢者見識不透往往聽天所命把天下
事都壞了故春秋示責備之意于
列卿以訓後之賢者宜盡大事也

楚人執徐子註林書執徐子免
會申之諸侯也

不信耳然則晉臣之黨
而釀昭見遂其罪莫道矣

牟夷牟夷防莠來奔

邾莒之大夫不書名微也

今在夷以地來故書之著

其微而罪魯納叛也及者

以大及小也襄二十一年

公如晉窮納邾叛公如

晉伯又納莒莒季實受其

利公虛破其惡晉且欲以

是止公謬矣

昭公如晉凡七止者一及

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

成禮而反然以受牟夷為

莒所翹幾見止焉歷三時

始歸其危之也

叔弓敗莒于盼泉

既納莒叛莒人來討復挑

詐以敗其師不義甚矣叔

弓師師為季役也鄭玉曰

晉方欲止公又敗莒師不

顧伯討以成君禍比事而

觀其罪見矣

秦伯卒

不名史失之也

伐吳

楚始通越也普通吳以病

迫楚救之亦通越以病吳

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楚前

伐吳猶假慶封為名今何

名平據傳吳伐楚而楚修

怨耳圍身負大惡恃強逞

暴諸侯從之皆歸惡生儒

乃以為善楚而進越過矣

李孫宿如晉六年

前公之在晉也晉平欲止

公范鞅諫之而止蓋鞅以

宿納叛而執公公必有辭

而諸侯不服故託師討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註社國中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

宋不在故也胡國名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詮旨見會申傳即圍朱方之役宜融盟宋會申二

始禍而深斥夫

會申之從惡也

執齊慶封殺之註社楚子欲行霸魯

齊討慶封故稱齊

詮旨逆命言性

不恭順

遂滅賴主賴小

全旨見會申傳要形容無敢

言違意教梁遂繼事也

九月取郟主社節莒邑傳例曰克

詮旨與取郟同左故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

郟節節數而向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昭公四年

卷之十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子景

王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註社襄十一年始立中軍至是

胡傳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

也季四分公室而擇其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

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也

矣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詮旨作三軍時雖是三分各征然兩家猶有不盡

已將自已一分分助兩家却將兩家之軍各分為

二而已各取其一使兩家盡征其一公室止有貢

而無民故曰益卑以兵權發論起專以季氏斷

罪微詞者是不明言四分擇二之謀而但渾說個

舍使見得是何因而舍

而季氏之罪自見矣

七

許以歸公而私於宿使來拜莒田以解其罪及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適宿祥而自出子晉滅諸晉以重

自託晉平不止不討且重其好質蓋晉平爲臣所愚而助季瑒公使無以自立

不知禍馨且終以自禍矣宋華合世奔衛

寺八伊辰遜世子座而向成爲之微寺人柳譚華合

比而華爲之微事出一轍而平公晉不也殺棟

而父子之恩絕逐合比而君臣之道廢矣夫寺入近

君作好爲易然必與外臣合而其好斯售哉小人以

類合而內外極相結其始也君爲所眩及其勢之成

也君且爲所挾莫不可除春秋僞言

國且由之以傾覆者多矣可不戒哉

楚蹇罷伐吳

楚類伐吳卒不得志自是遂舍吳而肆毒於陳蔡

叔弓如楚

諸侯兩事晉楚既聘晉故不得不聘楚楚圍暴許不

惟季孫養安不行即二家亦憚遠役叔弓季之私人

聘楚蓋季之意傳者多以附楚責公失事實歟

齊伐北燕

納比與消而不果也不書弗免者弗免有二非義不可剛刀不足也晉納捷簡

力能而義不可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事義而齊力有餘安得曰弗克以受聘中止故削其納而書伐見

楚殺大夫屈申杜青名註罪之

公如晉見上二年

左傳自鄧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氏食于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而屑屑焉

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重不明

禮作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俱莒邑

胡傳牟夷易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拔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

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于三叛人雖或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

詮言原主皆曾交譏碎講細玩前後相應還重聖人垂戒上言以書來奔兩譏重重所過倒書名法上發意爲得來奔不過事實書法書名方是特書言及意點明不重須如此季孫宿受之非昭公

秋七月公至自晉合上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盼泉杜盼泉齊地

秦伯卒杜不書名未同盟林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林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疾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左傳以報棘櫟麻之役

左傳以報棘櫟麻之役

左傳以報棘櫟麻之役

左傳以報棘櫟麻之役

左傳以報棘櫟麻之役

不為義而為暴也

暨齊平 ○七年

春秋內魯故魯與他國有事多言及然有事起他國不得以魯主之者多言會至於平非可以會言矣故變文言暨暨者意起於彼而此從之也齊魯久相仇齊景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聘及慶封來奔而魯受之齊人讓魯是仇未解也今魯既睦於晉其南運楚東婚吳齊實佐焉今之平蓋齊來于魯故曰暨。

公如楚

公願朝晉而不禮今朝梁豈公意哉不得已也據傳楚子成章錕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還敬疆白謂能得魯侯蓋知季孫擅國公落

春秋僖官

寄生聞楚有命必趙公以出而不敢違耳時公婚吳吳楚仇也楚若怒公公不返矣季氏之阻君于危也罪可勝誅哉幸楚不敢因朝執公恐阻諸侯向楚之意故公得返耳然迫于強令而違朝楚辱亦甚矣。

秋深舍如齊流盟

與齊平矣故盟以結好泣者前定也蓋定于平之日矣

公至自楚

凡閏七月其至危之也

季孫宿卒

宿相魯擅改軍政以自利而又外納叛邑稱兵取地襄自楚歸幾不敢入結晉強家昭厲被困他日意如遂昭信貫導之矣。

胡傳 越始經見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

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又棘麻以報朱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各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且吳太伯之後楚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意也

諡旨 傳中進而稱人可也以前一段明是說師有各從之者為可進但詭語氣師亦有各則此

說世類處下一且字分明是更端言之作文宜把吳以朱方云云重講而後以世類發揮一變于後方肯傳。

乙丑景 王九年 六年

卷之十 昭公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註 杜再同盟林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葬秦景公 註 秦始書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註 杜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胡傳 宋公寵信鬬射殺世適刑人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蔡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

諡旨 通傳以主寵信鬬寺一句不重斷罪要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秋九月大雩

九

陳拔世子偃師○軌號之會招以陳公子書矣

今日陳侯之弟變文也罪招並罪陳侯也偃師既為

世子矣又屬少子留於招何為乎招為介弟以義匡

君使各安其分可也乃從君之惡而又甚之乘君之

侯恣殺偃師而立留特書弟者著其親以重其惡也

一事而再舉國蓋以世子繫國明國本也國本既拔

君隨以順且致大冠宗社以傾其禍大矣然非偃招

以權而私屈之不至此書弟而繫以陳侯禍本也

陳侯溺卒

陳侯因偃師之變患而自縊是其寵留而罪以強輔

不過欲厚其勢以安之耳

春秋傳旨

非有殺偃師之志也乃欲兩利適以兩傷且由是而

身死國亡其愚甚矣

叔弓如晉

賀麋祁也舉魯以見諸侯也

楚執陳行人殺之

行人以赴告為職世子之死與庶孽之立非行人能

與也而楚殺之益因陳亂以為利故殺不辜以懼陳

耳

陳公子留奔鄭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註林暨與也平不書必開天下之

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襄晉暨齊平盟

于鹹次于伍氏皆特筆也天子曰齊景公有馬于

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子齊也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媾

求齊而許之平故曰暨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

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蠻夷而得

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或以附蠻夷而得

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卷之十 昭公七年

二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泣盟註舍左作媿後同杜無傳公將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註杜元年大夫盟于祝林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周制四時之田菟苗獮狩

菟子紅

乃經止書菟狩且狩止三

莫止五何也常事則不書也桓獨于郎誠遠也莊及

齊人狩于禚譏親仇也原

教振旅苗教麥舍備敦治兵狩教大閱因田習兵也桓書大閱莊書治兵則急而習兵非因田也素之志備可知也郎之遠蒞之親伏則志在從衛不在習兵也故交諱之也自莊而後

田不書於經者六世蓋或為近禮之常或共失已見於前而可容者也至昭而

季氏專魯取公之軍而與二家私分之今之蒐則私家之耀武更與前之田而失禮者不同故書之以著非常之變嚴不臣之誅也蒐者擇而取之順春生之令不多殺也三桓意不在

春秋後有

微故非春而蒐示眾以不貪於獲其實則數軍實而已以非公所為故不書公以示異

陳殺大夫公子過

據傳昭與過同受陳侯之屬因同殺世子今招歸罪於過而殺之耳但經書陳人乃國亂眾殺之詳傳之所載以未審也程端學自孫氏謂招殺過而言陳人不與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為文也但不與招殺正當書招以見其罪首為陳人自討之文以匿招罪乎

高氏又謂不書招殺過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如星

則過乃篡逆之黨經亦不書殺其大夫矣意招以過同受厲而誣之而國之大

丁卯景王十一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師以首惡從殺例

夏四月辛丑陳侯卒

信信陳哀公卒是年滅陳十三年

叔弓如晉主後十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注杜稱行人明非行人

陳公子留用奔鄭注杜留為招所立

秋蒐于紅注杜紅魯地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

卷之十

昭公八年

胡傳

蒐春事也秋獵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臣下則悖人理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懷霜之戒矣

誣言

禮嚴上下之防毫不可失先為非禮動民而後上及君父是定看破亂臣搆括昭公少知體察便宜大奮乾綱救回二駕以杜履霜之漸乃昧而不覺故不恤其所言不見也味字最重民食於他指三家言不恤其所言不憂恤其底止也○蒐皆三家之事由民已皆為三家之兵故耳嘗從百姓身上嘗試一番作文緊寫三事倒亂臣以下正意

發收

直書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注杜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書

注杜不旱而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言秋寒過也

夫亦憐楚討而共殺遇以
期免故知書陳人也

楚滅陳後陳孔奭

楚莊與圍皆假討陳亂為
名然莊能正夏微舒之罪

故子以討賊之辭而稱人
以殺即有利陳之心然統

取而旋舍之則其罪輕矣
故止書入楚圍亦既本不

可以討賊之心故直揭其
貪利之實而寧師言滅雖

執柩而放之已失賊矣故
存其公子之稱如恆詳也

然招之逆人皆知之即招
殺過以自解楚圍肯甘受

其害而未滅乎家鉉翁曰
意不自知罪重節兵門門

以納圍圍德之而免其死
爾是也孔奭見知宋之會

亦陳卿也以爲有罪則傳
春秋僂言

無其文以爲無罪則經去
其官社頌以爲柩之黨亦

意之耳闕疑可也陳自鄭
之會逃管從楚楚不能自

立而失所從可責而亦可
哀乃晉與諸國皆坐視而

莫救更可責矣
葬陳哀公

賈服以葬哀公在殺孔奭
之下謂爲楚葬但楚之出

也稱師既滅陳矣殺與殺
皆可以師言之至於葬豈

可以師言哉是葬與上不
相蒙則左載輿壁袁克葬

急似得其實夫國滅不葬
此書葬者毀梁曰不與楚

滅是也然葬以魯魯而書
陳不克赴魯無由魯何以

書曰次年陳災亦豈陳告
乎而經復書之蓋皆以存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奭註杜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復

葬陳哀公註杜雙入袁克葬

十二年景王九年

春叔弓會子于陳註杜以事往非行會禮林於是

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胡傳楚已滅陳夷于屬縣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

魯史書之蓋與滅繼絕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

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

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可以與繼非云陳方滅而不可忘也使畢其語正

好爲存陳與沒蓋民心存之天德存之聖人公天

下之心即存之縱使叔弓不往陳原存而不亡也

與滅繼絕前在書法上存而不

許遷于夷註杜許與鄭欲遷

夏四月陳災註杜陳災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

晉災害繫於所災所

害故以所在爲名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下

會于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仲尼作經有而

說

會

心

合

天

德

也

穀

梁

以

爲

存

陳

得

其

旨

矣

心

合

天

爲耳

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既滅陳于是叔弓宋華

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

於陳釋獨書魯者諸國畏

楚各自往會之不可以衆

會書也夫諸國縱不能救

陳亦當從心疾楚詎斥旅

見以媾之乎書以病諸國

也凡媾晉也

許遷于夷

又不能自守欲遷以近楚

楚從而遷之故以自遷爲

文程端學曰王綱不振諸

侯吞噬不安厥居雖許男

不能治其國家然亦可以

觀法變矣

陳災

外穴告則書陳滅矣則誰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道理提處從陳災得書引八傳中民歸心謂彼民有所屬而各君其君也谷天德謂封建區天下同利天道之公也此二意透徹則聖心公天下益明。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鄆園

左傳李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何於虐使其民處示威作勢昭子無圍無民明與季梗令季知在廷猶有不奉意旨之人正可落

好雄之膽故曰忠

巳巳景王

十年

春王正月

昭公十年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來奔 欒施者高氏之裔也高氏之裔也高氏之裔也高氏之裔也

公孫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

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陳始大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故書之季孫爲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躡並將乎季氏

孫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

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可以爲

復古則謀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上民皆三家之民每一軍出魯將其所屬而公室無

齊師境與師也自此以後
齊諸諸卿者則又以四分

公室之故也不屬於公而
無所統故並書於冊也但

四分公室益三桓叔弓何
師焉蓋季孫得二其一自

帥其一屬之叔弓爾陳傳
良曰叔弓左意也魯聞晉

仲孫纁之上是也魯聞晉
衰欲一與滅莒其惡甚矣

楚誘蔡侯殺之射一
處者圍攻名也名者諸侯

之終事故般以見殺名處
何以色惡誘殺也般與處

皆戰戰殺賊不與以討賊
之辭可耳斤而名之何也

蓋處非討般般之弑十有
三年矣處屢與之會盟全

既滅陳又謀滅蔡誘殺
春秋僭言

般欲乘虛滅之也斥而名
之蓋以重其惡胡安國曰

楚度般貪得一時流毒
後世棄疾以是殺戎蠻商

鞅以是躬魏將秦人以其
切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

亂聖人惡而名之其慮遠
矣

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
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詮旨 而季氏之罪自見季氏之罪不在伐莒時而
在舍中軍時三卿並將是紀實不是書法但罪曰

並將而驗耳○為主將是季氏擇二之驗各率一
軍是二子各一之驗全是明

舍中軍之私須以辨體行文
戊子晉侯彪卒註五同盟滅平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註二月
十有二月甲子宋成卒註十一月同盟無冬史闕文

庚午景王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註行故傳具之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註傳言楚
胡傳 此計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

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
會盟平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

討執般于蔡謀于蔡限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
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處本心欲圖其國不為

計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執而
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聖人深惡而

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異其強或
幸其弱不以大義與師至用詭謀詐力激幸勝之

若罪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昧于春秋
垂戒之

旨矣
詮旨 此傳本註誘般圍般乃借出
耳貪詐不可分須申重詐上

齊師境與師也自此以後
齊諸諸卿者則又以四分

公室之故也不屬於公而
無所統故並書於冊也但

四分公室益三桓叔弓何
師焉蓋季孫得二其一自

帥其一屬之叔弓爾陳傳
良曰叔弓左意也魯聞晉

仲孫纁之上是也魯聞晉
衰欲一與滅莒其惡甚矣

楚誘蔡侯殺之射一
處者圍攻名也名者諸侯

之終事故般以見殺名處
何以色惡誘殺也般與處

皆戰戰殺賊不與以討賊
之辭可耳斤而名之何也

蓋處非討般般之弑十有
三年矣處屢與之會盟全

既滅陳又謀滅蔡誘殺
春秋僭言

般欲乘虛滅之也斥而名
之蓋以重其惡胡安國曰

楚度般貪得一時流毒
後世棄疾以是殺戎蠻商

鞅以是躬魏將秦人以其
切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

亂聖人惡而名之其慮遠
矣

固守三時晉既合九國于厥愆而不能師甚矣。

夫人薨大蒐于比蒲公生母也蒐曰大蒐儻也晉之譬齊矣而三桓橫着權以亂王制其罪尤大况君母未葬乎

仲孫纁會盟祿祥

邾前倚齊以病魯魯因倚晉以弱邾邾益弱大夫盟之卑邾也張不武事李講鬼禮仲從會盟無君甚矣。

曾子厥愆

自宋號會盟之後晉自倫矣經遂主會而陳其暴前吳以不恤亡國為辭故勉為此會以謀救蔡不書救不能救也庚頡兵於蔡諸侯共起擊之義也且前以春秋僭音

春秋僭音

弭兵為盟楚背盟肆暴其欲無厭諸侯懼矣則用衆之力以遏凶欲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九國而不敢進僅遣使如楚又不能以義責楚而為蔡請命焉卑屈已甚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而卒滅之列序諸國大夫見晉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為也不待貶而惡見矣

葬我小君齊歸

據傳蔡齊歸公不感恐係季孫之誣節未可遽信以為公罪也。

楚滅蔡執蔡

蔡侯般之出世子有居守虔既殺般遂以師圍蔡圍之而蔡不下歷八月而始滅蔡矣而有不降故執陳

胡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檢蒐不忌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

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諡音越禮指僭只點起重無本作時政在季氏宜而君臣之綱已絕。

即無軍政之本也。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祿祥

註祿祥地闕左修好禮也

諡音此特為晉不當信刑愆張本為執意知事伏案見此日之盟明明孟僖子與邾莊公修好他日邾人之

想實是無根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愆

註地闕

胡傳謀救蔡也晉使狐父請蔡于楚楚弗許晉之弗弗能亦可知宋魯為諸侯猶序而大夫無敗

卷之十 昭公十一年 十五

十五

平虐之盟晉侯受賂勿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盟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輕重之別也忘所

分為不仁矣其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弗能如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決輕重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諡音此題心字重力字輕觀諱求政凡此見春秋明義利云云須知此傳不是同覆此舉蓋力不加亦是他不振作故宜貶但其心欲救蔡則非不仁不智者比為無可惡耳○以恕待人不是叫

他終于無力正是鼓勵其心望他勉力之意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註杜齊論

其心望他勉力之意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註杜用之殺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也

註杜用之殺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也

傅良曰執者弱臣之辭也
之滅國也管臣之矣書以
歸宋管臣之書執以歸是
也用之者怒其久拒楚也
稱世子者公羊謂不君般
故不成其子非也父死國
圍窮迫捍敵未暇立于其
位則世子其本稱也世子
即子也有之痛父仇仇盡
命以死與民共守無奈宗
社其於世子之道盡矣善
惡各以其身豈得以敵故
累有前書嚴書執書開賢
之也亦闕之也是敵之餘
殃也可爲亂賊之大鑒然
楚度之惡天王不能討方
伯不敢問春秋傷之

伯不致問春秋傷之
北燕伯奔齊十年齊齊前
伐燕而不果納今復納之
春秋僖十四年齊齊前
伐燕而不果納今復納之

也書子陽益拒於強臣不
得歸國也不名璫衛侯入
于夷儀同所以正君臣之
分也而齊人之罪大矣
宋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不受爲莒故也納莒
叛敗晉師伐莒國皆季孫
爲之明年晉執意如亦知
罪之在矣而辭公何哉益
公至晉而不問莒故則無
以服諸侯故辭公而曲爲
季氏地不使公得盡其辭
款繁謂季氏不使公遂乎
晉得其病矣

楚殺大夫成熊
熊蓋成得臣之孫與闚氏
同出莫敖楚子信諛記討

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
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
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教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
虐用其身而不顧也斯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卒未景王
十五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齊大夫陽即曹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
燕未得國都於於是齊景公有志于復霸
三月王申鄭伯嘉註杜子定公寧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註杜定華
公如晉至河乃復註杜晉人以
五月葬鄭簡公註杜三月
楚殺其大夫成熊註成熊卽

卷之十 昭公十二年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註杜書名謀
楚子伐徐註杜不書圍以
晉伐鮮虞註林不書將帥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
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
行中原而晉獨從事於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人
吳晉晉猶復鮮虞也於是狄
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胡傳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虢
狄之不亦過乎楚秦孫吳討陳固以滅陳秦察般
殺之固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員能救則亦已矣
而致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八
之所以爲人申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首
春秋未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
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

楚殺大夫成熊
熊蓋成得臣之孫與闚氏
同出莫敖楚子信諛記討

楚殺大夫成熊
熊蓋成得臣之孫與闚氏
同出莫敖楚子信諛記討

莫放之餘而殺之則能悔罪也故稱國以惡之

公子愁出奔齊

據傳季孫不禮於南蒯蒯與公子愁謀去之以強公室愁以告公未幾而敗蒯

以費叛愁遂奔齊其謀是而之道非也至是公與意如之黨白著其謀公益急矣

王子景王

楚執徐子矣又伐徐何也高閔曰徐為吳姻楚疾吳故遷怒于徐非也王樵曰楚已滅隨蔡將事于北方而思吳其後故遂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先聲揚吳使不敢動爾其言伐徐之故是矣尚未盡度之情也

春秋僖公

事無不可為傳載其欲求周鼎為分逆志見矣不旋踵而死于訖谿天道也亂賊宜知懼矣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別種也晉不恤陳蔡而事於狄遂利自私之討耳直書而罪巨見不言將與帥闕文也

叔弓圍郕

費者季孫采邑為圍之叛也叛者為誰季孫家臣南蒯也曷不書叛三桓竊國一民尺土皆非公有蒯叛季氏耳魯未能治季則春秋固未暇治蒯也卿為帥用大眾見費之固也季氏始城費豈意城之固而生叛哉可為當私者之戒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費者季孫采邑為圍之叛也叛者為誰季孫家臣南蒯也曷不書叛三桓竊國一民尺土皆非公有蒯叛季氏耳魯未能治季則春秋固未暇治蒯也卿為帥用大眾見費之固也季氏始城費豈意城之固而

生叛哉可為當私者之戒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楚弑其君虔于訖谿

秋謹嚴于此制治未亂投本塞源之意豈曰過平

楚奉孫吳數句最重全要體

楚既莫能救而又效之意

王申景王

十六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魯邑內不言叛言圍皆叛也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出爾反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

費乃季世之邑命貴卿討之則卿非魯之卿實全要申殺意叛意效尤處正所以報復申殺為妙宜字亦當發不令是斷罪語不書內叛要人反已云何以使人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費又欲不殺其及此之實也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楚子庚之弑諸儒多沿公

穀言棄疾勝比立之遂謀

弑而歸獄焉比查其位

不得受其名春秋使比

首亞明君臣之分以止亂

也但果棄疾倡亂復勝比

先立而圖其後春秋豈有

使棄疾偏綱况庚初篡而

比奔晉棄疾逐臣之令謀

弑之乃不以君臣之義比

棄疾而尊罪比乎又臣比

而旋殺之是再亂也篡而

終乎其位是愚者空受惡

名而點者得志又豈所以

止亂哉今據經而考左傳

乃知為亂謀弑者實比並

也翻從假棄疾之命召比

而比即來何為乎棄疾圖

篡首庚在乾谿比有內應

故書歸易辭也襲蔡而棄

春秋脩言

疾逃棄疾猶不知也盟鄧

之後始合謀矣又楚而殺

庚之子令于乾谿而潰庚

之師庚不得不綏而比遂

立焉則逐庚非比而誰即

庚亦有應討之罪然比前

奔晉避禍耳今歸楚逐利

耳其討庚也比因親爭國

故書公子以著其情固不

得不書其君以正其罪

楚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正棄疾之弑君

何也兩人同志乎諱比以

長而先立棄疾諱而殺之

是賊殺賊也未可謂之其

君也雖棄疾之陰險更甚

於比然亦由比啟亂而棄

疾踵而其之耳兩書公子

見其因親爭國其惡同也

會于平丘

子滕子薛伯相伯小邾子于平丘註平丘在陳留

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止

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也

胡傳晉成虎祁諸侯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

也將以諸侯討殺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

但晉君不能以德修政其臣不能以禮格君心唯

宮室是崇是飾及諸侯已貳而欲示威徵會不亦

木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凡宮室

臺榭之作必謹而書皆以重民力其固結人心之

慮遠

矣

詮成虎祁是晉平會平丘在晉昭非一人一時

事也而春秋通論之全在崇飾上其曰示威

云云非責今日猶云前日乃如彼以貳諸侯及其

既貳而欲如此挽之其可及乎故下陽以制治云

云又結以臺榭云云要見得示威迫陽諸侯亦畏

而從我究竟是一時苟且之計不如平日問固結

人心諸侯自不我貳之為愈也○重垂誠上平丘

之壇追悔已無益矣聖人亦只以固結人心之道

為後人提醒耳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註林書同盟劉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殺向日諸侯有間宗

施諸侯畏之邾人苗人誦于晉曰魯朝伐我幾

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

辭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

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南蒯于仲之夏庸可棄

乎若奉晉之眾以討魯罪問

其三憂向求弗克魯人聽命

胡傳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盟同地再

盟雖衰世之事然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

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誑絕兄弟之歡求

逞私憤聞其憂疑如此盟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詞繁而不殺則惡其威力而不道為後世鑒也

楚亂祇被相尋晉昭一為
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至
使乘人心疾楚請王命以
討之復陳蔡以導之義聲
既昭眾皆用命必無楚矣
不此之為而徒會離會亦
奚以為

同盟平丘

盟不言諸侯劉子亦與也
襄二十五年重丘書同盟
晉楚猶未成也自盟於宋
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
之可言今因楚亂可以同
矣乃不能修德以感人心
而耀兵刃不能辨分以服
人志而盟王臣不亦悖乎
雖強要使同而僅同矣自
是人益失望故晉合諸侯
止於此

公不與盟

春秋補音
晉受邾莒之怨以辭公也
晉昭此盟無名不義固不
以得與為重然當陵弱高
亦有罪焉抑不使盟不為
公謹者罪意如不在公也
晉亦知罪之在而輕辱公
故書以著其惡

晉執意如以歸

意如之執得其罪矣然其
罪僅隱小已哉其尤大者
在無君而專魯晉誠能請
王命以大義廢之反相莒
之侵疆而魯之四分者復
歸之公則魯順正卿意感
悅諸侯咸畏威懷德伯業
修矣挾之以歸何為哉茲
晉君唯臣是聽其臣與意
加以氣類相倚但外示威
而心非行義也故書晉人
以惡之也

晉若果能與劉子討楚平弑逆之罪則此使
是禮義與道爭乃恐迫諸侯豈為善乎○重
競力不道發道即禮義對威力言主盟中夏四字
亦要玩想說到威力是尚之惡○矜其威力二句
應前叔向一段此是正意不單指齊言信蠻夷四
句應前辭魯一段此又從恐中抽其甚者言也
不必牽扯五惡也○矜威力句與競力不道句
相應見得競力與禮義甚遠豈主盟之道乎

公不與盟

註杜魯信邾莒之訴盟

胡傳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
驕持之術上要天子之老而歎血以中國同端夷
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
威詐恣之具此五不違者得不與焉幸也自眾人
情常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彼以其
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懼乎哉直
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垂訓之用大矣
公不與盟見人只要立身
行己自反無愧重垂訓意

卷之十

昭公十三年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晉人若按邾莒有無之
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以大義廢之使政
令在若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令魯與邾通
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
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
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
何得為伯討乎稱人

以執罪晉之貨也

詮旨重發非義即是偷即非伯討寃其所以偷而
為不義者全主意貪財貨則意字尤宜咬定做骨
要知意如非不可執意如正是伯討之事惜其終
不向意如身一尋其罪狀只為莒邾之訴怨魯
而因及之且意在貨財何得為伯討收稱人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註蔡頭蔡皆受封子
楚故稱爵諸侯則

不得與子盟故以會至或
以為公不願盟則往會何
為乎

蔡侯歸蔡陳侯歸陳
棄疾偕陳蔡之力而有楚
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今春
秋所書若陳蔡之自復何
也蓋蔡為王室之親陳為
盛德之後廬者蔡世子有
之子吳者陳世子偃師之
子宜嗣其位故直曰蔡侯
陳侯也書名者著其人也
直書歸而不書自楚者國
其應有非楚所得制也於
處之滅則書之罪之也於
棄疾之類則削之抑之也
所以尊向也故曰春秋天
子之事也然前滅於楚而
今歸其國則制於刑鑿之

春秋脩齊

實亦有不能捨者雖得復
國之機究非復國之道卒
為楚滅亦積漸之勢然耳
曷怪焉。

葬蔡靈公

國復而葬魯曾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盟不得與復如晉何將欲
免意如而請之歟晉固不
因公而赦意如也將困晉
執意如或可相機而劫之
歟晉豈因公而討意如乎
其見拒也固晉之惡亦自
取也

吳滅州來

州來國名吳楚之中與晉
處也
意如至自晉○針四
辭公晉巨為之也執意如
晉君為之也執而卒釋君

之曰歸林於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太子之
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
侯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矣歸于鄭蔡
公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
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辭也此未嘗有
國也使之而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胡傳

陳蔡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
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
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而諸侯不能救復
封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
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世法其義則
以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絕世故書法如此。

全旨

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言皆由於楚則諸夏皆聽命於楚而封建可有
時而亡也聖人懼之甚故不稱復而稱歸于不言
自楚而在書法上發聖人為後世之意欲以興先王
之治毋自私其身而擅有之也作文宜在封建大
卷之十 昭公十三年 二十

法。上立論○先題明書法方與後收書法如此句
有力須知四書法廬吳末嘗無國陳蔡未嘗無君
之意。

冬十月葬蔡靈公

註以君禮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註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

註州來楚邑用
大帥焉曰滅。

詮旨

書吳人州來著凌楚之漸
四鄰不能守則封境震矣。

十七年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註杜善至者喜得免獄大夫不至
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晉
大所命能與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子晉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王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

意如至自晉○針四
辭公晉巨為之也執意如
晉君為之也執而卒釋君

不勝臣也始之執以當彼
邾邾致責於晉也此之
釋以晉之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也而邾莒以執而不
閉與邾邾莒之是非因晉
以釋而若晉爲季孫之晉
非公之魯利不顯義也公
見逐之禍成矣晉亦由此
而卒不振利之爲害大矣
或

莒殺公子意恢

微國之大夫不見於經卒
莒子密而書公子意恢蓋
貴戚之卿而受託孤之寄
者也不言大夫以親重也
而殺之則莒亂可知據傳
公子鐸孫意恢逐嗣于邾
公迎君之弟庚與立之不
書者蓋古者敵國不廢喪
紀莒管雖怨而柔疾之卒
春秋脩信

意恢之殺向來告及管不
舍葬莒人銜之故邾公之
土車與之入不告其後庚
與家奔而管受之嫌怨益
深故邾公之入亦不告春
秋即事以明王法不必備
其事也胡安國曰庚與入
國不書而出奔則莒惡之
也邾公出入皆不書微之
也夫庚與以叔篡姪是實
嫡也人國何以不惡之意
恢以公子書豈邾公反以
君而微之乎

吳子夷未卒

吳子夷未卒也納尼
弟相傳以致國乎季弟札
今夷未卒札宜立矣而不
立或疑以讓釀札非也蓋
札之讓見於湯之初欲立
札至夷未卒左氏無傳惟

宜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拔而
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胡傳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貢也其終歸之爲土
地猶大所命能具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
發其動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保加
貶斤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
以賄賂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誘之于是
晉日益衰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家國乃如此春
秋之深

胡傳

全旨總是譏晉始終爲利違道之甚道字利字緊
緊反對始與終不平蓋始以利恕以利沮已
違道矣今復以上地猶大所命能具而歸之是分
明以利害以利勸矣違道孰甚未說到不能宗諸
侯

三月曹伯滕卒

註四同盟林武公

夏四月

卷之十

昭公十四年

二十一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註杜未同盟林著丘公卒邾公立
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與立
是爲
共公

冬晉殺其公子意恢

註杜以禍亂告不必繫于爲卿
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
爲羣臣書
名惡之也

甲戌景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未卒

左作夷昧杜未同盟
林夷昧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註武宮
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
魯成六年復立之

胡傳緣克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
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靜敵故去樂而

公羊至季子使而亡則夷木之失也蓋表未宜合札在朝以繫人心烏可輕使於外迫將卒之時如可待季而無患則命待之如不能待宜深明季之節而以國授湯之子光則得嗣續之正亦愈見季之賢乃禮焉以歿而夷木之子僚逐官居其位是曠亂者夷木豈季子哉姬以季之亡為病但出使而亟歸是貞位也其亡未可厚非也

叔弓卒主樂卒事

武王之誅久矣成六年書立武宮以示讎立而有事相沿之失其失小矣且歲事之常不勝書此以去樂書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箛文舞也其入也先春秋脩言

文後武當諸如人叔弓祭卒故去樂蓋諸樂皆五非獨箛也廟祭事重臣卒何以去樂以弓在廟惟事而變禮春秋常事不書失禮則書然變而得亦書使後世謹禮者有者也曰胡亥國曰按禮載君於祭不得成禮者詳矣而不及大臣衛大夫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不可告也然蒞事而卒禮雖未有可以義赴緣生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問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卒事其可也

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世臣忠於蔡亦有助于楚故楚平信之而

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謂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主杜朝吳不遠謫人

胡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謫人屏王耳目使不聽明卒使吳師人郭辱及宗廟謫人為亂可不畏乎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謫語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故為請以各利則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

為後世戒也

諡言朝吳奔以楚平信謫朝吳身謫渾渾發上裁只咏嘆出謫之可畏顛倒人主不惟棄忠良并危社稷逸轉一朝吳處則危疑之地使能以忠信自任而不以名利累心則無極亦無由謫之如此方

晉傳神

昭公十五年

二十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主林嘗狄晉矣荀吳何以無

耳

左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始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颯歸

胡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於滅為期而無矜樹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數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經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畧咸見矣

諡言此是躬兵於遠但用兵則正而非不仁不義者此故不曰免於貶而曰總免於貶

冬公如晉註平丘之會故也

使無察今之奔前楚之謔
人費無極傾之故蔡忌而
十九年

十有六年

齊侯伐徐杜濟景有志於伐與也

左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友邾人莒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救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故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豈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胡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各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見矣

論如傳辨

夏公至自晉

胡傳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晉人正卷之十昭公十六年二十三

春秋傳旨

冬公如晉

盟而拒朝而辭不敢以為恥而又朝朝無以拒志遂謀止之皆晉臣黨卒之故也其拒也可恥其受也可憂

齊侯伐徐○十六年

齊景公伯也晉既不能遠畧齊景公德明政以糾合諸侯繼桓之烈可也乃內不治而事外且徐未聞有罪齊帥無名矣祇以徐始齊南鄰楚平繼亂新立不能傾徐故乘釁以逐利耳其無成宜哉

楚誘戎蠻子殺之

誘殺凡二皆楚也書之深惡之也及蠻書得蓋亦曾受天命者失名故楚子亦不名且與蔡有卒矣故舉

不名且與蔡有卒矣故舉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杜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杜木同盟林昭公卒于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註也

諡旨

志字重看自強之道不過修政令用賢人而已要賄罔亨意發收諱止書法使公能自強則見止適足資策勵何足為辱而聖人亦不必諱之矣

不得入兩傳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罔辱甚矣易困自困亨因困窮而致亨也此正憤懣自強之時昭公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恥也

之也

夏公至晉

去冬如晉今夏始至傳以爲見止信矣季有罪而釋公以無故而止意如之結晉以陷公至于此極其後顯丘詩之固非其道然亦追於不得已世徒見登亦之詩而責公始禍亦不察其情矣

葬晉昭公

季孫居國員重木管會諸侯之喪今執于晉而親往會葬者釋前嫌而自結于新君也慈晉交不固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權焉

小邾來朝

魯斷果矣小國猶有朝者晉已衰矣諸侯猶有朝者

春秋脩晉

然君德不修而權移於下積重難反故同歸於亂

夏日有食之

周六月夏四月也正陽之月謹見於天災孰大焉祝史南用幣亦應天之文耳而意如猶止之其無君而憂天亦甚矣

郊子來朝

黃正憲曰左載祕孫舍問官于郊子有雲火龍易之對孔子見而寧之然則豈斷自唐虞至於論官惟曰探岳牧伯等職而已益中古文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故舍遠取近乃郊子識顯頭以來不能紀遠聖人固有折衷之矣

秦豹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復食之

秋郊子來朝

左傳

公與之宴昭子問少皞氏鳥紀官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遠故也仲尼問之見于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寧在四夷猶信

左傳

王幸官制猶存要得夫子慕古流連之意自諡旨少皞而周室既衰典章殘缺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故錄之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潁之戎

卷之十

昭公十七年

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胡傳

林父之干潞氏土會之于甲氏荀吳之干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土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乱華陸渾晉邇王室而繼之難處則非齊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闕士服遠以圖強霸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總得無貶爾

詮旨

全重密邇 王堂上 亦變非常故書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大辰房心尾也 狂吳楚兩敗黃首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師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 君臣不經者十八年吳入郢矣 左傳 吳伐楚陽句爲介下戰不言司馬令龜請敗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夫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先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

晉滅陸渾之戎

陸渾周地其戎允姓本居瓜州在荒服之外僖二十三年晉惠誘而遷之陸渾不舉其本號而繫之陸渾者罪晉也請王命而驅使歸其所可耳因其貳於楚遂貪其地襲而滅之不仁甚矣且不慮郤甸之震驚乎前書楚子之伐今書晉卿之滅皆以治其兵逼郤甸之罪

星字于大辰

字于大辰者在大辰也大辰心也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又房心屋大火也故當時申須梓嶺禪竈皆以為火災漢重仲舒以為慮在五年王宰之亂春秋修言

然天道遠而事應未能盡推也人君惟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而已矣

楚及吳戰于長岸

楚屢伐吳吳來伐而楚又與之戰故以楚及戰惡楚也不言勝敗者敵也胡安國曰楚地大兵強吳非其敵也乃楚平以內亂費無極以諛勝費无以貨行謀臣策士為敵國用吳日強而楚削矣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諛遠色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

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異之大者目是宋臣叛而國危衛侯之兄殺而衛侯幾失國陳敗而卿獲然則字之應豈可

我呼餘皇則對曰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敗之遂取餘皇以歸

胡傳言戰不言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諛賤貨使無極以諛勝費无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難父之師七國皆敗朽舉之戰國破君奔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以去諛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放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詮旨言戰不言勝負是事實非書法用舍不平由用信用因通論楚事故并言之為國必以得賢為本二句見得以楚之強而失於用人便為人敵則廣土眾民安所持哉單就無極說傳中本末作先後字看由字指用舍得失言廣土眾民不足恃意要發若垂戒意全在為國一段合龜再卜而子魚馳楚先勝吳長幾三呼而姬光奮吳亦勝楚故曰勝負敵

卷之十 昭公十八年 二十五
丁丑景王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頃卒註杜未同盟而赴以名祿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註杜來告故事
初神龍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龍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神龍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合政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有可移之理古人所

以必先入事而後言命也
詮旨說煞神灶之言非妄絕顯得
左傳鄭人入郟註林鄭小國以姓禹之
鄭人藉稍鄭人襲鄭鄭人將閉門鄭人羊羅攝其首焉遂人之盡郭以歸鄭子曰余無歸

靡以狀膏之哉惟郵有政
故無他患天變可畏人事
足侍有徵矣。

邾人入郟

邾弱且危矣乃乘邾不意
襲而入之盡俘以歸豈以
削於魯者償于邾乎不義
甚矣故書以惡之

許遷于白羽

許嘗遷于葉又遷于夷楚
平立反千葉卒又自葉遷
白羽後又遷于容城然不
能修德固圍屢遷何益故
許書以為後鑑

宋公伐邾

討其人邾也邾為宋姻故
伐邾而盡歸邾俘視無名
與師者差善矣胡安國曰
傳載圍虫取之而經不書
子其善而釋其取邑之罪
春秋倚旨

也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傳許悼公瘧飲世子止
之藥而卒張洽曰飲藥卒
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誤
弒亦弒也異於楚商臣蔡
般者過與故耳春秋一以
弒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
可過也且過進壽以弒之
萌也

齊高發帥師伐莒

據傳莒郊公奔齊庚與昭
齊而八立今齊伐之者蓋
必事齊有未至也齊景不
聞合政而以貧忿與師晏
子為之佐而無所匡正所
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葬許悼公

止弒君而目卒未得明正
其誅是失賊也而悼公書

矣從幣于邾邾莊公
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諡旨 邾人不宜襲他而又悉俘舍女暴而且淫其
罪可
聲矣。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註 杜自葉遷也畏邾而樂遷故
以自遷為文范白羽許地。

戊寅景王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註 杜無

胡傳 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從幣于
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戊之
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虫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
罪執邑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
其取邑之罪此亦善
善長惡惡短之義

諡旨 伐邾之善全在歸邾俘上聲罪執言四字正
罪所以全其善也善善長重惡惡短只帶說意
善意字要重看圍虫取之宋不為無罪但原其與
兵之意只為伐邾歸俘而來不為取邑也
聖人嘉其意善亦是一片婆心曲為回護。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註 杜書弒者責止
公弒止奔晉斯
立其弟元公廸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己卯景王 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二十三年

二十年

二十三年

二十年

二十三年

莽何也蓋止自責而不立
于其位以與其弟也非為
元公則止之弑誠過也非
故也故前書弑其君見止
有弑之事有是事而正其
罪非強加之也法無可貸
也繼書悼之葬明止無弑
之心無是心而寬其辭非
施赦之也情有可原也哭
位隘不容粒以死法可已
矣非失職也故得書葬不
使與弑弑者同科春秋之
權衡審矣

會曰鄭出奔宋年十

旁言自有所要也鄭君會
之邑會有罪魯人將治之
故走其邑以冀免焉不免
而後奔雖未叛而實要也
統以防後會曰鄭出奔
皆要君也要以獲利錢君
春秋脩信

之賞要以免罪稽君之刑
書曰鄭罪會也

盜殺衛侯之兄挾

盜者雖狗也狗為司養
而繫養之其姓名不登史
策故書盜也繁不書公子
而稱兄累及衛侯也繁以
有疾而廢故靈公得立乃
繁遂干預國政無禮於國
而靈亦聽之自以為厚其
兄而遂以招亂兄死而身
危幾亡其國書之以罪衛
侯之失職也

華亥向寧華定奔陳

華向二卿懼君之害已而
首聽誘殺魯公子且劫君
而負太子悼亂極矣將討
而奔陳陳宋之仇欲因陳
以為亂也書三入同每以
正強臣之誅然君以無信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註世常有玉帛之使來
胡傳奔未有言曰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曹無天

禮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
之社稷鍾公子能以國讓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
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
及嗣賞延舌
世之意也

諡言善讓國之賢其情無已也會之賢雖在待放
則雖待放亦人臣常禮未必善之深也固前念後
因後思前善善之長亦善善之公處勿著會呆

會之守禮無忝其先只將來點
綴公孫是書法自鄭是事跡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註杜曹豹約而不義故書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註杜與君爭而出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註杜與君爭而出
卷之十 昭公二十年 二十七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註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辰景王 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註杜晉頃公即位來通
信嗣君祿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註杜自外
八據其邑故曰叛

南里宋城內里名

胡傳凡書叛有人子臧者不言衛有人于朝歌

宋南里何也臧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
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
里以叛而宋城舊鄆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
分國而居矣故其人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
罪叛臣逼脇其
君已甚之詞也

多私而弗亦右其焉耳

音使士執來聘三年

皆頃卽位五年始修聘子諸侯蓋伯業已頃矣卿爭權相忌邦交不暇及也

華亥向寧華定以叛

華向既奔矣將乘隙為亂元公復信諛將誅華繼激而生變遂外召華向春秋

略華繼仍書華向者誅首亂也凡以邑叛不繫國猶

其私邑南里繫宋宋都之

里名也華向入宋志在覆

宋尚非宋使樂大心等禦

諸橫宋其覆矣于是居虛

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

桑林之門以守分國相爭

其罪尚可追平書自陳兼

罪陳也

曰有食之

春秋備旨

於是公問梓慎桓不告以

省德消變之實而曰分至

不為災蓋黨於季氏助之

匿其情矣

叔軛卒

軛無事見經書其卒卿卒

必書也

蔡侯朱出奔楚

未着平公虜之子也宋之

叔東國欲篡其位而賂費

無極無極脇蔡人出朱朱

奔楚訪于楚也楚子將討

東國文阻于無極而止信

諛而逐其臣又廢其君甚

矣哉然蔡雨世殺於楚東

國結楚而謀篡朱亦赴楚

而自訴東國之惡固甚于

朱然均忘父祖之仇無人

理矣

華亥向寧華定奔楚

春秋備旨

於是公問梓慎桓不告以

省德消變之實而曰分至

不為災蓋黨於季氏助之

匿其情矣

詮旨 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句重見

得分國而叛與他叛異收孫未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軛卒

奔悼公

蔡侯朱出奔楚 註 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為

國人所以自出為文林朱

東國立

左傳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宋不用命

千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國朱愬于楚子將討蔡無極

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三也故廢之靈王

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

立之不已可乎曰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 晉將伐鮮虞故許公

左傳 晉將伐鮮虞故許公

卷之十 昭公二

辛巳景王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魯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

此必誅不赦之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于內諸侯

宜協心必救之于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

國請逸賊而宋又從而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零而不書其曰自宋南

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

賅絕而充不衷獎

亂人之惡自見矣

詮旨 依傳將宋人諸侯楚子反覆發明總收

三書法畧而不書不書某某救宋也

大蒐于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昌間 言啓地

平向結黨以出稱兵以入
冀豫南里君臣曰戰君懼
將奔矣馳齊之助僅而能
勝其後晉會諸國敗華氏
圍南里而楚人釋君助臣
使連志師師抗諸侯之討
皆與楚回請諸宋而逸賊
矣故不書晉救以畧晉特
書每楚以罪適復舉宋南
里指言逆臣禍及國都而
出人自由閔宋也譏不在
宋矣

六寇于昌間
昭公之時三善處著強臣
之屢弄兵而危公也三綱
軍政之本故寓戎事於田
以納民于軌物今三家專
魯公無軍行其本亡矣故
屢書以著公出之由

春秋僭旨

太子壽卒八年矣猶句皆
其再弟嗣宜早定而不定
者王寵庶子朝也後欲立
朝未及而崩於是劉單立
猛而尹氏等黨朝而爭立
猛不書立當立也何以知
其立以下書王知之也三
月而葬非禮也亂故也

紀事必指其實未舉事而
言王室亂特筆也夫春秋
之作以尊王也故哀周雖
僅守府而恆隨事以維王
廷至矣道之極存亡所繫
則即事不足以維之因先
揭其亂以明撥亂之道也
王室猶云王家實兆亂
不得泛言京師也王以正
天下為職而天下以家為
本景王有弟不能容晚節

胡傳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以講事而所主皆
明貴賤別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
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君設兩觀乘大
輅臣則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
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
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重三綱為軍政之本而所主者主字與未字
相應未字與本字相反○何以蒐為何以二
字甚妙古者所王若彼今魯所主若此則蒐字絕
無相闕故曰何以蒐為不必蒐魯說全是蒐戒意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主蒐景王崩王子猛立是

六月叔鞅如京師主執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王室亂主杜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
言曰亂林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
天下無人紀矣善者惠襄之世子頑亂鄭號討之
子常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
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
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卷之十 昭公二十二年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
為室京師者本也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
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
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於天下定矣唐虞公
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
達節為權故季札辟國取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
正為大故莊公始生節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
國賜生人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
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
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

詮旨 天下要訣實景王全在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註杜避子朝難出居皇王
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
之說尚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
得京師成
之為王猛
胡傳凡稱以皆不以者也尊不以乎異貴不以乎
賤大不以乎小劉錡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

則龍無成嬌一身噴目二子而立繁自內作黨自外分劉單所守者禮律之正然猛無龍則威不足使下尹氏所托者先王之命而朝不正則義無以服人于古相向廷及五載倘非天眷有周正者卒勝幾不祀矣彼顏帶事雖類此然顏亂于惠王二年帶亂于襄王十有六年惠義各位久定顏帶發一時耳故彼尚未言乱而此特言乱也人君知此義必克己以修身父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以王猛居于皇

能左右之曰以下而以上可乎猛不能自定不得賴劉單之以也以所當以春秋脩言

如劉單之於猛所以表夾輔之功以不當以如尹氏之於朝所以著助乱之罪美惡存乎其事也侯國之嗣稱子逾年稱爵嗣王未逾年而稱子與侯國異裁則宜以王冠子然然值其當王之子稱無因而見也值事之變不得不書然書王子又與他王子異異哉且時有王子朝爭立故不得不直書王以正其名惟不稱天王則以未逾年而降尊耳既稱王矣而書各所以辨其人也豈織內地子朝亂作故出而避于皇不書出而言居莫非王士故隨在言居也夫君前臣名君且名臣何以不名蓋王卿不名常也劉單

猛平猛無龍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

諡音 猛制在劉單乃景王忽本所致也收以寤居皇意昭傳後繳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註王都王城鄭鄭也

林居于皇言始得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胡傳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又有美惡焉劉子單子益挾天子以合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再書以著上下舛逆德後世也

諡音 須就時當其變上用 概嘆語發垂戒意

卷之十 耶二十二年 三十

冬十月王子猛卒 註未即位故不言崩諡曰悼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註此月有庚戌當盛

王午敬 二十有三年 王元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註謝取

癸丑叔鞅卒 註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註稱行人讎

左傳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遂取邾師獲鉏

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

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

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固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

而朝王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畏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乃弗與范宣

不失職故從其常子之也
有疑者君必名變也王
猛位未定故從其變正之
也春秋之權衡審矣

以王猛入于王城

居于皇遊難也入于王城
復遊也書入難辭著于朝
及其黨之罪也王自當居
五城矣而居于皇則變矣
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
不能自入有人焉以之而
入亦變之正也

王子猛卒

猛本宜稱王其生也特
稱王以君道治朝之爭也
其卒也乃繫予以子道正
猛之終也曹季咨子未逾
年事不絕而主不列廟故
不得書勇亦不可書葬論
文云蔡公侯卒也景王三

春秋脩旨

月而葬此猶在七月之內
應稱名且以別子朝也倘
已逾年當書天王崩而不
名矣猛卒而弟苟立是為
敬王亦劉單立之而不書
苟立也趙鵬飛曰王子猛
卒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
以承上王猛之文則非虎
比無疑矣

晉執叔孫舍○二針

制人訴晉晉當以師問晉
何得執其行人書行入明
舍之無罪也

晉人圍郟

列王畿之邑不繫國者朋
王之無外也時郟為子朝
所得故晉遣大夫助王圍
郟書入微之也晉為方伯
不躬帥諸侯直取子朝以
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

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馬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
曰盡矣為叔孫政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者
告女所行貨
見而不出

詮旨 見舍至傳郟郟吏杭宜子不為
威服止申豐死獻子不為利收

晉人圍郟

註 杜詩子朝也郟周邑圍郟
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起

胡傳

按至氏晉籍談荀躒師師軍于侯氏箕遺樂
徵濟師軍其東南二師圍郟郟子朝邑也既
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書師而曰晉人微之也當
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繕兵
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王之義若
是乎書晉人圍郟而罪自見矣

詮旨

只重不親往徐遣帶說晉為方
伯向不可忽言其義無可辭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註 杜未同盟而赴以各國
慎侯卒弟昭公申立

秋七月萬子庚與來奔

昭公二十三年

卷之十

昭公二十三年

胡傳

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
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
死道左而出奔于晉幸耳八國不書而書其出奔
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
微之者也

詮旨

重庚與不仁一意
而郊公依傳帶後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許之師于雞父

胡沈沈子
雞父楚地國

遑滅獲陳夏馮

註 雖存君死曰滅大夫死曰通曰獲
夏馮微舒玄孫林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
後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于斃沈子遑滅
獲陳夏馮自人

春秋未之有也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為畧而不
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故

楚師遂奔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為畧而不
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故

楚師遂奔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為畧而不
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故

楚師遂奔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為畧而不
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故

楚師遂奔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為畧而不
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故

楚師遂奔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易為畧而不
敘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故

師以劇其一邑是亦能動
王而徒勞士民也其罪著
矣

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楚而卒也大仇未復
反結楚賊臣以逐其君而
又朝之三編絕矣書卒於
楚明為楚所制而死非其
所也

高子庚與來奔

庚與以不義得國以不仁
夫位故曰奔晉以示戒

滅齊廢夏齒

吳滅州來楚以六國從之
書師用眾也先頓胡沈君
將也後委陳許大夫將也
不書載夫陳也敗不言楚
者楚人并死其師未與吳
據吳敗六國楚師自奔難
言敗楚也然楚主兵其師

春秋傳

又大年又不言敗又當書
潰乃以楚不見何也深罪
六國也蓋受役于楚本為
不義然猶曰具楚也今楚
軍無師既未與吳接六國
何敢先驅其民為楚當吳
之鋒其敗也自取之耳故
凡師敗必果敗之此獨畧
之者賤而惡之也胡子沈
子善名死也君為穿社主
其死與亡國等故曰滅尤
夫則輕矣雖死僅曰復胡
安國曰書胡子鬃沈子遑
滅白滅也亦猶書梁亡自
亡也君死曰滅胡子沈子
是也生得曰獲秦獲晉侯
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
獲宗華元生也吳獲陳夏
隨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

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
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一敗
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鬃沈子遑滅者若曰
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
君臣也君死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書
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
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全言春秋謹君臣名分而不以顛沛之變而失其
常也照書滅書死兩書法一以君大夫為序
一以君臣為別兩造作對平發總歸在辨上下三
句顛沛特一時不卒而名分乃于載常經顛沛句
要發吳詐勝胡沈自取以輕點過收書

須胡沈之君于陳蔡之上而曰滅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註敬王遜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
內大谷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孫
居了狄泉言未得京師也於是王猛卒敬王即位
郎王猛之母弟句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
於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
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卷之十 昭公二十三年 三十二
詮言不言立是正意直稱居子
狄泉只著其能立之實矣

尹氏立王子朝註此文公周世卿也書尹氏
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
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惟
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也是故救衛書子突
奔名子瑀
立各子朝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主猛當立而未能力故稱大
胡傳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而未能立矣故直
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賢
幾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曰尹氏尹氏
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
氏者見世卿之壅權亂國為後戒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左傳公為叔孫
故如晉
八月乙未地震

不以事向而以君臣為別

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大王居于狄泉

敬王也喪已逾年不可曠

年無王故稱天王也尹氏

乘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

位而尊號無貶萌正也王

猛立未逾年則猶是先王

之年以先王臨之天臣宜

盡焚輔之力故劉單書以

示臣職也敬王立已逾年

則當與天下正始故不書

以成君尊也

尹氏立王子朝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立

不宜立者也衛人立晉眾

立也蓋其無王尹氏立王

子朝篡立也罪其不正晉

之立以公子而有次及之

春秋僖有

勢也彼既無王故削公子

以示賤而明君臣之義朝

之立以王子而有匹嫡之

寵也乱起于王故稱王子

以示譏而正父子之道乃

書人猶公也書尹氏更罪

其私矣尹世柄周政改統

文書氏見宗強也故曰變

也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

復

叔孫舍至自晉四年

胡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

乘之君修好而不見納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

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然後

能立身立身然後能行政令保國家矣昭公內愛

制于權臣外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疾有德無

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

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而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哉

諡首彼恥是殺于前日無疾見却之恥也公之至

却遂書之免他一次之恥以為河恥而殺之便是

諡

諡

癸未敬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矜卒註杜孟傳

叔孫舍至自晉註左無叔孫字杜僖

卷之十 昭公二十四年 三十三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各此獨善其姓氏何賢之也

而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

公強于為善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故舍至自

晉特以姓氏書所以

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諡旨此是總言叔孫舍一生事主以禮立身講而

舍乃魯之良大夫社稷之衛而昭不能用意舍乃

嫡之名兼叔孫者為書姓氏耳○土富安居之日

豈不自顧身名及至以身當國而能以禮自立

豈非社稷之衛而大夫之良哉文中宜體此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註杜未同盟而赴以各丁酉九月

公成

五日有日無月林平公卒于悼

立

叔孫舍至自晉四年

言之至在躬經皆不書氏
茲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
其爲也惟公羊書氏而胡
安國以爲賢之義似可從
蓋舍之執非其罪且以禮
自衛終不辱國固不可與
意如同也故執書行入至
書叔孫

各吳滅巢

凡滅國皆罪而亦有異吳
之先君伐楚而巢人賤之
巢實有罪焉且巢爲蠻屬
國而吳滅之此入郢之審
乎

會于黃父

王之亂四年矣順道之
勢亦既明矣晉嘗一出
邪無功而返今因鄭游
之言始漸而勉爲此會且
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期
春秋備言

以明年明年宛未聞有勤
王之實也及冬而王入成
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力也
諸大夫何與焉其罪不待
駁而自見

有鸚鵡來巢

鸚鵡不踰濟管所無也有
則爲異其性穴居巢則反
常益戾氣所感也妖不勝
德不知省德禍隨之矣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大雩雩也又雩不言大雩
上文也既雩且廣也災異
並至區區于禱祀未矣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因討意知而爲所逐也季
擅齊入矣至昭已若寄生
乃不勝一朝之忿且與謀
者皆左右親暱素與季爲
仇假公報私莫知爲君遠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及圍陽而遷吳人于
於此兆矣

兆矣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
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空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書
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實三以土地爲首
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實三以土地爲首

諡音實邑之也何極重四境國都之守句本此何
要見境與都相表裏方發得入郢之漸
意透勿茫茫不能保境由不能制鄰來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二十有五年

卷之十昭公二十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子朝謂之酉王晉侯使危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
爲黃父之會又明年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子
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

書克鞏是討子朝也

胡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
辭何也王室不靖亦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
定王都非異人在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
以濫賞報臣子當爲之事爲臣

子者亦愛而不辭失此義矣

諡音以人心之公起重明臣子之職例以正待人
作濫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敢邀賞遽以
正待人之體體字不可遺○大凡爲臣子者節之
不立一壞于心之貪功一壞于口之論功故以正

諡音

以人心之公起重明臣子之職例以正待人
作濫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敢邀賞遽以
正待人之體體字不可遺○大凡爲臣子者節之
不立一壞于心之貪功一壞于口之論功故以正

慮者宜無益而反害也然則恣遂不可計乎非也季

之惡決之固以潰養之亦

內蝕豈得以計亂病昭持

昭不得其道耳時有子家

駒之賢叔孫舍之忠猶為

可欣公誠修德調賢侯樂

而動何不可之有今至見

逐季罪不容誅矣亦公也

罪公之失守也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乃不之晉而

之齊者晉臺季而敬學公

不得已而之齊而又未知

齊之必我恤也故徘徊野

次以待齊命焉耳

齊侯唁公子野非

用生日唁慰安之也齊侯

來唁又取郕居公頃有視

鄰恤患之意奈明年夏將

春秋僂言

納公嬖臣梁邱據受賂阻

待人之體春秋

為後世戒也

有鸛鳴來巢註世此鳥穴居不在管眾

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胡傳鸛鳴不踰齊濟水東北曾于汶管在汶南其

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

臣逐君象也鸛鳴宜穴處于下而巢于上季孫宜

臣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

則無其應矣或曰此

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大雩註世季辛下甸之辛

胡傳左氏以再雩為早甚聖人書此以志禦災之

非道而區區于禱祀之末也昭公之世政諸

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猶有眷顧之心未察

棄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至

是猶不知畏同克自省而求于禱祀

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鑒

諡旨字點入昭公至是猶不自省至是猶不四字

卷之十 昭公二十五年 三十五

要說得 訓切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註孫孫曰孫若目

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境隸公行書次

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

之失國不可不

詳其所往也

胡傳內出奔稱孫孫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

於是平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二民賦入于

矣任三軍盡征其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于

其家生矣受命救白也逃入戰帥師取下也不以

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鞠

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

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

明乎消息虛盈之理正身率德擇其忠賢待時劇

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

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昭之計孫氏也叔孫舍如

闕其司馬驪戾肯助季以

抗公而孟氏繼之是二家

合力以逐公也舍雖不與

謀然家敘不行於司馬亦

舍之責也反自闕以言勸

季氏而謀帥公季又加許

而終肯之舍不知徐為君

謀乃抱內愧忿見欺遂自

殘以死其忠也未矣

末公佐卒于曲棘

曲親宋地諸侯以境內為家故外諸侯卒於境內不地宋元以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勇於義矣且意如妻元公之女不顯其私尤人所難故雖卒于境內特書地以錄之

齊侯取鄆

齊三取魯地而書人此獨書齊侯者為公取也觀明年書公居鄆可知矣然遂為義舉乎末也季氏逐君其惡入矣昭公來孫其情殖矣齊強且近納之猶反手也景誠能請命天子號召諸侯納昭而發意如伯政舉矣不此之為而取一邑以居公其初已甚然猶書齊侯者小善必錄蓋春秋與人為善之意

春秋脩言

公至自齊居鄆二十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失守宗廟猶書至者存公也自野非而云自齊得見齊侯也衛侯借言力而有夷儀言入難辭也紀實也昭公假齊力而有鄆言居正辭也尊者所不言君之有也然居其所不言居言居則失所矣且周公封界盡為賊臣所遽雖邊境小邑非假人力亦不能有亦可哀已胡安國曰昭公失國而稱居于鄆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鄆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秋泉存天下之防也

齊侯將納公惑于嬖臣之言僅使公子鉅帥師從公

詮旨 次陽川是事實孫字是書法消息盈虛之理要講透

齊侯唁公于野井註齊地

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過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巫能有國乎歸齊侯來唁其禮與辭足矣

詮旨 喪人之稱稽顙之拜魯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從者之享不腆之請齊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恤患救災禮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季卒註林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註杜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卷之十 昭公二十五年

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元公卒于景公頭曼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註杜取鄆以

月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為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踰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踰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者明矣

乙酉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註城三月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註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圍成孟邑也近齊蓋不欲深入而於成下其可納與否也則雖有師而不為公用矣故削齊師而止言公圍賁齊也然成敢抗公是三家圍一心也國人猶敵國也公因失民而季之首惡孟氏同聽及成人之助惡皆不容誅矣

會盟于郭陵

此齊魯假納公之名以糾合也夫以納公召諸侯而三國從之盟可得有行義之資矣故公雖有求入之志不書及而書會蓋將以伯事責齊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乃為善不勇雖會何益東周之與不可望矣植文之續亦總乎不再觀春秋所以春秋傳有終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克寬曰管子問云君去其國人太宰取擊廟之主以從則昭之去鄆而逐亦或告于祖禰矣其言未得經旨蓋鄆內邑也公雖失國而猶居鄆故以內為辭凡外出而返必書至惟圍成而返不書至成亦內邑也不可外公于成也後鄆潰而寓乾侯乾侯晉地不惟不可言至亦且不可言居然齊臣亦以存公也皆特筆也若管子問為辭豈廟王從于鄆不從于乾侯乎義難通矣

楚子居卒

居者襄疾改名也
天王入于成周

胡傳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大夫專邑是為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詮旨 居字重看存防處全要發非大
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講

夏公圍成

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說為義不終故微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見矣

詮旨 昭公提不起例景公作仍以季昭者人總收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註 鄆陵地

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豈鄉嘗盟于薊隨十九年宋邾鄆余嘗盟于嶷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

卷之十 昭公二十六年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左傳 謀納公也主意如至傳齊景代

胡傳 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有參盟於此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詮旨 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意此齊景假納公之義以為糾合之謀于誠于沙之漸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註 杜未同盟而起以名林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註 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

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稱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胡傳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眾大之稱不可繫之八也其日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雒降

武王定鼎于郊，鄒周公營以爲東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瀕水東瀕水西者也。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謂成周。洛誥所謂灑水東者也。曰東都，蓋以鎬京爲西都也。曰下都，蓋以王城爲上都也。平王東遷，定都于成。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成周亦王都也。故不言居而言入。大成周亂，將定矣。李璣曰：晉亦與納王無一言及之。何也？晉以同姓主盟，不能即逐朝而安王室。坐視成敗逾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之甚。若以納王之功子之，則臧好觀釁者勝矣。

王子朝奔楚。子朝作亂，兵敗而奔，且奔。

春秋僖公。於僖王之楚，罪也。然亦黨亂者所致。故書以也。前立朝止書尹氏首惡也。此兼及召毛其從也。久亂王室，罪皆當治也。且以見由王寵朝故黨盛，稽亂也。愛憎起于一念，禍及子孫而宗社幾不祀，可不戒哉。

吳弒其君僚。○七。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胡安國曰：吳大臣之罪也。蓋得致亂之由而竟云不歸獄于光，則非上亂之道。夫夷未卒而季札逃光爲嫡嗣，而僚立篡也。大臣與國爲體，事孰大於置君？乃不審其序，惟意所欲，非罪而何？然光雖當立，僚既立矣，光亦臣之。十有四年矣。君臣之分，久定。

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者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註：召伯當言召氏，一人故言氏。青奔在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林尹氏獨欲立子朝耳。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已。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爲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斷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諺言：是非之公，只提起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都是訓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作畢竟主傳。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

卷之十。昭公二十七年。三十八。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郚。註：林前年齊爲取郚居公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註：杜僚亟戰以罷民，又伐楚，與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僚係弒公子光立是爲闔廬。

楚殺其大夫卻宛。註：無極楚之謔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各以罪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邴人、滕人會于廬。註：杜外大夫自爲魯。

左傳：今成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以難復。

胡傳：扈之會，成周且納公也。文十五年盟于扈，將爲魯討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有會諸侯畧而不序。今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大夫皆居向也。曰利于納公者，未衛之大夫也。愛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合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

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者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註：召伯當言召氏，一人故言氏。青奔在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林尹氏獨欲立子朝耳。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已。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爲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斷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諺言：是非之公，只提起曰兩棄之也。曰危亦甚矣。都是訓明利害，以戒後世。不必呆作畢竟主傳。

且與而伐之其弑其君而何使當僚初立光不臣之而上訴天王言先人之意在其長嫡之次在已則僚當廢矣罪在初臣之而終弑之耳然致弑之由則以大臣當國而不知道廢會國而不知義也止治光之弑而不正僚之篡豈足服光之心故變文稱國言吳有是事則行弑之入與致弑之由其罪皆其故曰春秋王道之權衡也

楚殺大夫卻宛

卻宛之死田費無極讀于合刃鬻死殺之也而猶國者罪楚君也君無道以令其臣致置殺大夫紀綱亡矣

會十扈

春秋脩旨

據傳命成周且謀納公也宋元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欲置其公子與大夫之子于諸侯以求納公是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主執取貨于季孫而辟之其罪甚矣家絃翁曰齊為鄰睦之盟而據人季氏之錦晉為甚之會而執納季氏之貨二君剛然以魯之休戚無關于已孰知陳桓賴嗣於齊六卿伏憂于晉使二君能為晉討賊亦足以誣內盜之贍也

邪快來奔

季孫父子純叛世濟其凶且是時公孫干齊意知負當討之罪客不知懼其肆無忌憚何所不至哉公如晉次乾侯八年

大情而輕重番矣

論伯業不競聖人見有一事可取則取之所以列書之大情○以此見二句交中將事敘起所取舍即千輕重上見輕重指重在納公成周而鞅一入為輕耳○此會善處多不善處少安得以其不善而并畧其善故曰取舍之大情○不以一人廢眾人不以會事廢王事意雖兩分而成周之意重納公之志輕又况成周是倒重語斷宜歸重在王事上

冬十月曹伯午卒杜未同盟而赴以名林

邪快來奔杜快邪命

公如晉至自齊居干鄆卿也故書

下多敬 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卷之十 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九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杜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干乾侯杜乾侯在魏都斤丘縣晉境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寘卒杜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定公卒獻公薨立

六月葬鄭定公杜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杜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戊子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干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杜以

至不得見晉侯故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初傳杜以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

乾侯晉地不禮於齊而求晉也陽州之次待命而次也齊隨有野井之陪乾侯之次不受而次也公終由乾侯而返趙汾曰人以公非見卑于齊則不來故不使人其國由管臣陰擊季氏故也

葬滕悼公

程端學曰滕小國魯未嘗會葬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悅于鄰國無所不至也

公至自乾侯居于郟公朝于晉而不得入留於乾侯期歲始返則求晉猶不若來齊也書自乾侯深責晉也

齊使來唁公

齊唁公二晉唁公二兩書春秋僖公

地而此不地者以公居郟猶在魯也使大夫唁卑公也高開曰以公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強公也是也深責齊也

公如晉次乾侯

再求晉而不納又次于乾侯許書之以存君也公既出矣史于公事亦不盡書蓋皆衆人之特筆也

職

丙邑不書於况潰者民逃其上之謂邑何以書潰公居焉耳孔穎達曰公如晉而鄭潰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尊之使然定也胡安國罪公之失民似非經旨

公在乾侯〇三十年

萬千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干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欲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者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三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由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久立于其朝魯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旨以齊方伯連帥之職提明創費其不討意如以納公徒遣使來唁為失職

公如晉次于乾侯註復不見受往乾侯乾侯晉境內邑在魏都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卷之十 昭公二十九年

冬十月鄭潰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潰散叛公

胡傳昭公制迹于魯八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職四年民不見德王無愛微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霸政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全傳此傳是因鄭潰而求其故因言斷昭公自棄之甚甚字要發

已丑敬三十年

春正月公在乾侯註釋不朝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皆在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往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

具矣

公失國久矣前此居干鄆雖非其所而猶管邑也今賊巨誘居鄆使潰公失其居魯無公矣故書在以存公也繼此歲百必書蓋以王正月生之罪也至淹晉地而不恤晉亦何以辭其責

晉侯去疾卒 王室亂晉不能定魯君孫晉不能納六卿且專晉侯寄生焉其豈惟失伯殖將失國

吳滅徐徐子奔楚 去以徐遷吳亡公子於楚而滅之也夫光駝弑君又以私怨滅徐其惡大徐子書名蓋奔君皆名其不名者魯與闕也劉緇曰齊滅魯是滅彭狄是滅君奔皆春秋備有

不名蓋不勝強暴而奔義於國未絕也徐子既服于吳而奔安有興復之望乎故名以絕之其說亦善存以備參

會于適歷 ○三針 據傳晉侯將以師納公是討意知也范鞅因言曰若君季益而不求則信不臣矣然彼伐之若何又私于季孫曰必來我任其無咎是則為之地欺晉侯而阻其討也晉侯遂使荀躒會之季孫諱為異罪乞憐之狀而晉侯討罪之心遂已獨不思當討之賊而可以會禮之乎君被逐而久次飲侯不容一見臣巡君而列之於會使盡其黷黑白且反易矣僅名分之倒置

諍旨 不與季氏專國正存君意罪臣子 諍諸侯帶發二段俱責不討意如

夏六月晉侯去疾卒 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杜

秋八月葬晉頃公 杜三月 杜三月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杜徐子稱名 杜徐子稱名

庚寅敬 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晉荀躒于適歷

註 杜適歷晉地書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天子屬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世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胡傳意如出君不專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 註而寵以會禮不亦悼哉或曰季孫事君如

卷之十 昭公三十年三十一 年四十一

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以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場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諱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奸味君臣之義不知其從首及也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諍旨 士鞅貪利是實寵以會禮專罪晉君要本晉意荀躒只可帶言 舊君臣並責未是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杜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杜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杜將使意如迎公 故令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 杜黑肱以濫來奔 杜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 杜黑肱以濫來奔 杜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

平書會員晉侯也諫晉臣也。

荀躒既會意如晉侯固使

如大義既乘季孫言以得從君為願豈其本心哉

勸歸以試公也歸則終謂季手其後事者不知也不歸則可脫季而謝公矣故

書旨以著其詐家鉉翁曰意如身至虢侯既服其罪

將以容死然一一大國備有正亂之志猶或有討一

歸則在意如掌握矣傳裁子家駒勸公歸曰一勸之

不忍而終身懸乎夫以一人入魯生死制于賊臣豈

持一櫛已乎其言未必果出於子家

黑肱以濫來奔監邑名以邑叛而不繫國

關文也公在乾侯取闕三

無兵矣故前取郵書齊侯今何以書取闕季氏與之

也公無復之矣姑以闕與之使則安而不復求入也

然非以地與公也闕為魯辭公慕之所在致其邑入

以供公資糧之費耳聖人

濫嘗自別於郟也圍戚不日圍衛戚取郵不日取我郵皆如二君之辭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註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夏吳伐越註林吳始伐越

左傳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亟越得成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諡旨主哀十三年伐吳傳吳常破越遂有讎楚之心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莠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註世叔申

卷之十 昭公三十二年 四十二

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林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儀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復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日京師而日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胡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日城京師而日城成周者京師象大

也與列國等矣

諡旨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京師何待于城若是宜城便非奉師矣○黍離而降為國風乃其

自降也稱成周亦然

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註五日

越從楚伐吳故吳伐之也故吳八郟越隨入吳吳亦失計矣哉是時吳楚越五為抗衡而魯亦內制于權臣而莫能復有為也可以觀世變矣

城成周

子朝奔楚而王畏子朝餘黨不敢入王城而留成周時欲定都成周以城小不足容衆因告於晉晉帥諸國城之夫不都王城而都成周是亂粗定而猶有懼也大夫管城是諸侯意而大夫用事也然當王室危弱而能從王命以供王役可見周德及人者深而君臣之義自在人心也然何以不言京師蓋京師者王都之名自諸侯言之曰京師自天子言之則書其地以紀其實故王猛書王城敬王書成周京師無定地潁王都而名爾王城前之京師定都成周則今之京師故不得不目其地以別之後書晉執宋仲幾于京師蓋指成周也

公薨于乾侯

公八年於外卒以空死意如之罪不容誅矣亦齊晉之咎也齊大國也晉尤主盟也納公易耳乃齊景不明嬖臣說詞以蔽之晉定不納強臣多方以誤之既貪其賂亦庇其類故使公至於此極也書薨於乾侯著變也

春秋舊卷之終

春秋傳旨

卷十

昭公三十二年

四十三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春秋備白卷之十一

魯鄒聖脈橋氏纂輯

男司徒法園氏編次

孫昂揚克襄氏校訂
鳴聯
章羽

魯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日定

元年

昭以去年薨定以今夏立魯蓋字載無君矣乃即以定之元冠年者史追書也

王申敬王十一年

元年

聖人因之以觀國統也

春王

春王註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耶公薨于蛇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衎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語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春秋脩旨

執仲幾于京師

定之示無正故從當年事在三月之例而書王三月

卷之十一 定公元年

正月者政令之始而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無君無正是一時事却重無正邊主人謂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註大夫專

胡傳

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後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駭詞也以主莫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夫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輯之蔽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却熄矣

論旨

時當城成周不得不執于京師但不告於司寇而擅自執人於天子之側即此一命便是篡弒之萌履霜之漸不可不謹初字對纂弒說全在雖以王事句翻出謹初意見藉曰王事人人視爲討罪之舉不知一意無思便是禍階故必于初謹之

戊辰者癸亥後六日也春秋卽位不日以有常期不煩書也嗣子定位於柩前

公卽位

魯閏七月越葬期而書王示變也

節日行之周書乙丑丑崩召公過子釗入造室是也

節位於逾年歲首行之商書清元祀十有一月乙丑

伊尹祀于先王秦嗣王祗見厥祖是也天子諸侯一也定即位于喪至之六日

既非即月極之前之禮又非逾年歲首之明蓋性意知所制故書日以示變也按

受國之大節昭有嫡子定何以立受之李氏耳宜如

尹氏立王子朝之例而書李氏立公子宋今書即位

如拒詞者謹國也定不能執禮以許當養義以討

於于不討難免致任無矣

三時始歸逾月遠葬書以示變也

春秋脩齊

大書

僭也且在喪而用盛樂不忌矣矣

立場言

揚公魯公之子考公弟也昭公出意如禱於湯公昭

薨於外述以為獲神佑踰典制以立久祧之宮其無

忌憚亦何所不為哉

頤霜後殺

周十月夏八月也非頤霜之侯而霜異矣茲耐霜殺

殺則他未可知為災甚矣穀梁三舉重是也僖三十

二年十有二月陰霜不殺草是時禾已收穀梁云舉輕非也

雉門及兩觀災年二因災以著僭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皇庫雉路廡是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註於廟

故書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註杜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註杜也

立煬宮註杜煬宮伯禽之子也其廟已毀季言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也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九月立煬宮

胡傳煬宮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官廟節遠宜毀而無立

銓旨不但馴禱亦以掩舍子

冬十月隕霜殺菽註杜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菽舉重也禾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

胡傳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卷之十一 定公元年

癸巳敬王二年

春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註杜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日災

秋楚人伐吳註杜囊九稱人言見誘以敗軍

左傳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濟師於巢敗之遂圍巢虎之獲公子繁也

銓旨此將吳用子胥之謀以楚楚作文借長岸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皇門其內為應門路門是天子之五門也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

諸侯之制明矣夫樹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皆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二家陪臣歸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

也齊有屠雎路三門庫門制也皇門雉門制似應門則循矣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曾魯兩觀亦樞也定受位於賊臣而臨民之所一朝化為煨燼天之示警皇矣使定遇災而懼革其舊禮反之於正百其身始庶得撥亂之道乎

楚人伐吳

自襄三年至此楚六伐吳與吳戰戎首而佳兵宜其有入郢之禍

新作雉門及兩觀

管僭王制其始由成王之賜然意在尊周公使得用郊禘之祭耳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僖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如其舊也庫

春秋條章

門制似皇門雉門制似應門其跡始此歟今因災而新尚必言作蓋天災示警仍其僭而不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以示罪

公如晉至為復三年

家鉉翁曰說者謂意如不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愚以為未得其情也意如遂昭昭容死擁定篡位皆晉卿為之羽翼卒定如晉而晉辭公蓋意如之謀所以操縱其君使一切惟已足聽也昭惟不能堪故陷于大禍定則悅首下氣苟以君位自居矣

仲孫及邾子盟于核

何忌以大夫而盟諸侯邾子方在喪而出會盟均罪

以禁季氏之勝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全凡與王動作皆重勞民獨此在馭臣上說此言旨雖先祖所為之非而不能因災而革則定公之失矣正身者物必正苟最重習舊而不知非則身已不正何以禁季氏之勝其主乎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甲午敬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註再同盟於莊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註在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援註在魯地

卷之十一定公三年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註在末同盟而赴以名癸赴林患公子襄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註死於召陵行會禮入楚境故

文公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

文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六

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

兢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而裘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公如楚有

也然邾迫於強大亦非得已何忘晉勢以陵小國之君甚矣

會於召陵侵楚高年

平丘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晉盟之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少不召襄瓦柄國黷貨虐小至以養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昭怒憤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歸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且楚已忘形民心咸集屬國多叛兵復捷之首能奉辭伐罪鄭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貪鄙又私懼其君秦王靈以服楚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禁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以蹙春秋僞旨

其君之功而因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戚可立者也且亦中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故不能明正楚罪掠其境而遂還書侵晒之也。

滅沈以沈子歸殺之據傳晉以沈不會召陵使蔡伐之夫沈屬楚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會且會於召陵者眾矣何能為哉不能制楚而逞虐於小國晉之罪也出沈不意滅其國而執其君公孫姓之罪也蔡君屢殺於此乃效尤而殺沈子蔡侯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子也惟書以歸則病其不能死位焉耳

謂侯盟子皐也

兩肅戎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謀虜焉而獻之玉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如晉請伐楚三庸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晉於足

乎失諸侯
胡傳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蔡。馬。拘唐蔡蔡命於周大舍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蔡行天討庶幾戡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彌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無功而還書曰侵楚晒之也。

諍旨全要形容陋室若止講舍利贖義便索然無味矣本是驚天動地一場好事以卑卑一荀寅求貨沮之但爾任手豈不可晒元老十八國不平重王命上○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眾義雖直而貪賂因循無以服眾人之望故陋而書侵齊桓於召陵服屈完至今一百四十八年列侯匹馬隻輪無至今劉文公大會而一荀寅敗之故可晒也○蔡本一裘一馬之故請師于卷之十一定公四年

晉而晉荀寅復貪其俱是蔡欲拒一囊瓦而又遇一囊瓦矣可嘆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註姓首生後同何為

胡傳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侯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

能無公孫嗣之及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

註皐皐地前城皐也

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於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

率諸侯無會同於是自有持相盟者也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公

盟書請侯劉子不與也劉子先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豈有曲王之志乎

與會不盟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權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亦不為無功矣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為哉王懋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盟書之陋之也是也

尤公後于會而盟書公此與於會矣後書公者公受國於意如國朝晉見御汲汲求為此盟蓋不盟或恐如曹自弼之既會或竊也

把伯成卒于會卒于師而書會讎侵楚而無功也

春秋僖公葬陳惠公

陳子首殞出會返而葬親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許雖附楚楚亦弱矣故召陵不敢違晉今楚遷許使自近然亦許之志也知晉不能庇已也故仍以自遷為交

公至自晉不致侵楚譏無功且公以得盟為幸也

劉卷卒召陵之會劉子下陵會罷而卒故赴

楚人圍蔡蔡滅沈故也然蔡受晉令蔡圍而晉不救何也

晉衛帥伐解虞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舍大計而事解虞晉卿貪

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命必宜不序十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皇

帥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矣

誣言及是事絕只發他受國有歎而求盟便了

傳原無斷罪意凡舉只帶一句非義所保言

謂會志的意義係於書及不係於序也志出於

管則盟之故即屬於晉諸君雖在事於諸君何與

諸君既無與於序諸君之文義又何係乎此所以書及眾而不書序也

把伯成卒于會主杜不與與盟同日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註杜即劉卷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即天

卷之十一定公四年

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

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危而

無救於周室故特卒之也可司馬遷益知此

者也於諸侯世家多宰孔子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註杜不服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解虞註士鞅即范鞅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註杜師能左右之日以皆陳

訓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

補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

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林於是晉簡蔡侯

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楚之吳吳子與師以伐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註杜師能左右之日以皆陳

訓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

補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

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林於是晉簡蔡侯

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楚之吳吳子與師以伐

御之說也

葬劉文公

王臣以卒赴而魯往葬皆為私交既書王臣之卒以示戒其義已明雖赴則必葬而魯之失禮可諱也今劉文公書葬以警書也不得與列氏王子虎一例也生稱劉子西王事而魯爵也卒自劉卷內臣與列臣異也葬稱劉文公則因魯會而書也固各有當也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為魯屢世不共戴天之仇察魯晉晉無能為也且致祭圍國之禍焉以而乞師歸于吳遂復其世仇兼紓中國之積積其事偉矣書以著球祭也吳稱晉有將也君將而為祭所以善春秋脩齊

吳也不善救首吳為祭不待言也第楚敗吳與中國曰寡矣其書之傷也在書及戰而非善辭蓋蘆城候義同楚囊瓦出奔鄭師敗瓦不死而笄罪其諫國而又以身免也

吳入郢

郢楚都也入國直言國而不言都書入郢特筆也楚罪大矣滅之可也入何足言吳之罪在郢也據傳吳入郢以班處宮無人理矣故變入國之文而書都而吳以號與春秋固善惡以重褒譏王道之權衡也

靖康于蔡

據左氏晉歸之據公穀諸侯皆歸之未詳孰是如諸侯皆歸之必晉命也晉晉

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善伐書敗籍皆進吳而楚囊瓦敗稱人

胡傳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復與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大子之命與師救蔡戰於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與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亦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乘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書救平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貶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聖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卷之十一

定公四年

言旨傳首陽起何以稱子善伐楚云云未結因其從蔡書爵應之總重在達天子之命上只宜以達命善吳為主而以罪晉不書救在中翻講可也書法收晉吳而書以互奔稱人未帶C皆主以吳之易照晉之難分作各繳書法細按傳意俱從蔡之請救上看出難易須以達天子之命成伯討之功重子吳到底就於吳上形出罪晉仍以不言救辯駁於下而以聖人樂與人善之意發從蔡書晉之例應上吳何以稱子句如傳起正方與題肖

庚辰吳入郢

註在弗地曰入械郢楚都入國不言邑曰吳子今日曰吳復從其舊號也會黃池書吳而已古傳及楚人戰則稱晉人郢則舉其號何也君含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爺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與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耳彼父兄繫子弟毀宗廟遷重器而亂男女之醜也如水益深火益熱則善小惡大功不足以掩之耳聖人心無毀譽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

開不能救蔡而以是慰蔡
乎是昧大計而市小惠也
至於營力不足救蔡蔡以
師旅之後困於饑饉自歸
之則善也然終春秋世列
國豈無饑而歸粟獨見于
蔡且於蔡以吳敗楚之明
年則歸粟非恤蔡也畏吳
也借蔡以緜交耳春秋予
之而不盡予蓋欲進管以
誠也誠於為義則大道明
而天下定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稱越者三昭
公時也稱於越者三定哀
時也蓋越處荒遠先代苗
裔固有天下就其地面封
之其國號固其自稱而已
春秋前稱越其舊號乎後
稱於越其改號乎亦因其
春秋俗言

自稱而已必求其義以厲
褒貶則繫矣吳方在郢而
越入之倚伏之機可畏哉
且深言越之助不義以堯
吳亦失道而無以持勝也
季孫意如卒

魯弑君之賊二遂君之賊
罪微有分而皆當討桓
同謀而弑宣與聞乎弑非
可責以討賊也故置死不
書遂使去族討釐遂即以
罪桓宣也定則並不與聞
逐君祇以位非已有為季
所援而立耳使能如叔孫
舍之不賞私勞致討意如
其濟功足贖死不濟亦為
以身殉義乃倉位苟安忘
仇忍辱將始之不正者終
於不正矣春秋書意如以
卿卒之常定何以迨其書

而自公耳明此義然
後可以司賞伐之權

論 狄道猶亂男女之配功罪要相連講方見善
小惡大予奪曾不踰時所以為聖人之公心
全重未段聖人心無毀譽云云妙在一因完不期
公而自公即此便是犬有心於順命奉討僕不是
因了。此是學者看出聖人之心如此公字最
難不期公而自公尤難作文不死拈題面為妙

丙申敬王 十五年 五年
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注以周亟於無資往蔡為
於越入吳 注楚所圍饑乏故曾歸之粟
楚爭而後越人中國昭五年曾於瑣也越常壽過
始見於經而西稱人復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
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郟也則楚稱
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

卷之十一 定公五年 七
吳書吳人
越不書

論 見哀十三年人吳傳要點初書入吳在柏舉
之後意只說力不足恃不可云恃力之報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取卒 注林楮之子成子也子州
左報緄虎之役也全許氏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注晉以上地之故兵加鮮虞
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
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

丁酉敬王 六年
春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注杜
速大叔子林斯
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注林自宣之卒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
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

晉士執帥帥圍鮮虞
晉原齊入土地屢伐而又
圍之敘書以著其惡。

滅許以許男歸之

鄭會暴於許久矣許依楚
國存至于四遷今吳敗楚

而許矢援鄭遂滅之許不
知自強甘心從楚固為失

道然鄭乘靈遂利滅入宗
社其罪大矣李康曰鄭入

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
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

又合天下遂無伯

公至自侵鄭

宣十八年公伐杞後營無
宮將者八十年蓋軍分於

三桓而季氏尤擅其權也
今意如死其子斯雖嗣而

幼故公復將然非公敢收
權鳴虎夷隳專政挾公以

春秋脩晉

為重耳其無兵也政在大
失其有兵也政在陪臣然

春秋書公室之也庶幾其
有為也據傳周儋嗣廢至

子朝之徒作亂鄭為出師
謀王讒之六臣實命晉討

之則王事也乃不能聲罪
致討僅晉師以掠其境蓋

虎祇藉以擄權非有勤王
之實故書侵借公又制於

陪臣而用兵非其道也

公至自侵

晉不假道於衛衛將遣之
公孫發諫之而止善至危

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至自侵鄭

是役雖出晉今實陽虎之黨勇晉禍
以逞其欲激釁於鄰國而不假道

忌之並使陽虎
專權之所為。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全季氏遂得臣之並使
仲遂邪謀之所起斯何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月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未致使而私飲酒
古傳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

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
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

人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

卷之十一定公六年

甚惡使楊楮之獻移於范氏則私飲之計發於簡
請之必得則是似已附。

意而行豈非威福下移。

冬城中城去公為晉侵鄭

信故懼而成之。

季孫斯仲孫息帥師圍鄭

杜何忌不言何闕文
郭貳於齊故圍之。

春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杜鹹衛地述此特和盟也特

於是在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

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胡傳齊鄭盟於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利於齊侯曰執結以

誠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

敵曰吾他專國而虎能制之此其無所以而此為亂之效也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意如媚晉以逐君故虎媚晉以傾三桓春秋彰往察來書以著虎亂所自也

晉執宋佞人樂祁聖復聘晉其事晉勤矣何以不免此非其君為之其臣為之也禍起於追鞅而范鞅與之爭權競駘也召陵之後諸侯皆前乃復執宋使確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是既宋叛晉始於此范中行與趙盾怨亦始於此

成九年城之此復城何倫修之也汪克寬曰陽虎春秋僞言去三家註懼齊鄭而城之將挾公以自固耳

昭二十五年齊取郚以居公後廟清遂或於齊今圍郚而不書伐齊者內邑也齊納叛也然齊之納叛有由矣始以居公後以季之誘鄭儂以領公則齊之過小而季之罪大矣今不先以辭今而遽用師雖志復舊邑非其道矣明年齊類我連戚交兵蓋始於此

盟于鹹 ○七年諸侯咸於晉故齊景也而求諸侯鄭怨晉於從齊也然鄭方得罪王至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持平家鉉翁曰所謂盟主必上而尊主必而救災恤患先天下

侵我齊從之執衛行人比宮結以侵衛乃盟于瑯

許恃九非圖伯之道

齊人執衛行人比宮結以侵衛杜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挾

齊侯衛侯盟于沙杜結叛晉也主朝歌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比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瑯

大雲杜過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杜夏國在孫之全高氏報二卿之圍鄭許氏景公乘

卷之十一 定公七年 晉之衰不務德懷諸侯而力征經營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雲杜過

冬十月 巳亥敬王

八年

春正月公侵齊杜報前年至自侵齊杜我西鄙

左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鉞擊之與一人俱斃復且射子鉞申顏登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自也師退冉猛傷兄而先其兄

會呼曰猛也殿

詮言此是及齊平之張本陽州盟而戰士坐列顏冉猛之譏赴處點事迹只體結大國之怨必見復意發揮未要見汲汲及平意

十之九後可以服人而成伯業管昭爲臣所逐齊不能納而遂已至室有僮奴之難又不能動王見義不爲而欲乘機以襲伯無是理也陳傅良曰此特相盟也齊桓以求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於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言辭以志諸侯之彰

盟于沙

據傳戰之盟齊徵會於衛衛後從齊而難於發晉使結盟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衛侯請晉以附齊魯邠交之道乃結稱行人而執自齊人若不罪衛而傑責齊者盛齊之違力求求伯也然方侵即盟衛之詐

春秋僖伯

亦且矣

齊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侯鄭而與齊爭鄭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許翰曰景夷晉衰而欲以力定霸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否也

公侵齊

報齊伐也魯故有辭然不量已而輕以復怨爲事非計也

公至自侵齊

逾月而再侵齊雖曰修怨公何以蹈危險如是哉蓋有管仲耳觀齊再伐而晉師至充可見矣昭公之出魯黨臣拒君何不及齊稍有恤患之意乎望從晉今豈公志哉陽虎之諫也季

二月公侵齊註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註暨平傳侵

左傳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衛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爲不見再猛者曰狂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爲顛虎曰盡容氣也

左傳兩侵齊至俱齊昭七年暨齊平傳見管結大齊平言即昭七年齊平傳所謂管求於齊而欲其平也

曹伯露卒註四年盟臯駘

夏齊國夏師伐我西鄙註全高氏以公不與沙賊之盟且報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註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師

卷之十一定公八年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土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於瓦務諱可也

胡傳晉土鞅荀寅救魯晉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

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栒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死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土鞅王以見入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殫其國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

行則不得爲稱矣

左傳民衆即是兵兵即是權全從聖人書法上別

以有衆而權在下矣故聖人謹之春秋大法一殷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註四年盟臯駘

以曠晉為事虎踵而甚之
虎能亂而逃於以倚晉是
其驗也大夫專政靈公之
國辟臣專政危公之身再
侵書至病公也。

齊伐我西鄙

魯以修怨為事意在擾齊
故書侵魯以圖伯為事意
在勝魯故書伐紀實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來伐晉無以禦寇急
而求於晉聞有晉師公出
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
身構怨今則離國不守幸
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晉
其殆哉晉不直赴晉難而
師次于瓦瓦衛地也不成
救矣師者士黜而不書
蓋書士黜似以他事會而
不知晉以師來與師之不
春秋脩有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致者非同常會故
以地致。

晉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其書侵何晉
公室卑其臣各顧其私而
不恤公故小有侵畧而還
盥不修德而用力力復不
競也書遂者不足服鄭何
能服衛識其徒失人心而
無益也家鉉翁曰伐所當
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
侯發動當伐而坐視不當
伐而輕舉適以召侮耳鄭
乘僭弒之醜以犯王畿且
伐許國晉以無與已事而
委寇晉今回鄭從齊而自
侵之及固而及衛豈伯討
乎故書以貶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註杜兩事故曰遂補此其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於鹹衛始叛晉盟齊於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全言主朝歌傳或書侵以陋之鄭以羽毛之假而前賂公晉衛以衛貢之故而叛晉俱以大夫專政行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隨懷公註杜三月而葬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註杜魯為晉討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註杜結叛晉地

諡旨即國叛伯之謀知伯國失道

卷之十一定公八年

從祀先公主社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陽虎欲去三桓而為此也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也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益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曰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註杜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各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討父之繁弱杜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

於陪臣斯極矣

史了被王

十九年

九年

十九年

季孫仲孫師師侵衛

侵衛者嫡晉也季與仲合而返昭公自後事同之今陽虎專政挾公以為重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迫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衛鄭盟于曲濮約皆晉也晉侵鄭衛故也侵之而愈叛晉之術窮矣故君子尚德不尚力知不足恃也

從祀先公三傳釋從為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文二年躋僖公為逆祀遂以升閔陸僖為祀但逆祀成於滅氏且闕數世矣非季之罪也馮山以從為後隨先之義

春秋僖旨昭靈於外喪歸而季氏欲講絕其域不使同於先公既而止葬於墓道兩葬既不得合於墓則主自不得祔於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內諱也但前此書吉禘於莊公書太事於太廟踏僖公言從祀而不目昭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郊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田二說則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可以先公目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所焉意適當大禘羣公皆在故即概言先公聖人回事以著其實而善惡自見恭從而正也不書凡亦不書大事

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註杜四年盟皇駝林獻得賈五大弓註杜弓五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註杜四年盟皇駝林獻得賈五大弓註杜弓五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

胡傳賈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蕭敬之心其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政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禁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諡旨即今日之得而前日之失為不恭六月葬鄭獻公註杜三月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註杜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

次自厥溝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二十三年嘗書齊伐魯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絕也

春秋重諡旨前此衛侯欲叛晉諸大夫猶不可故杜之執紼以掩飾耳自是則顯叛矣

秦伯卒註杜不書名未同盟杜

冬葬秦哀公辛丑敬王二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註杜平前八年

諡旨罪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後須發平不可必意收及宰

見不敗公命也惟書盜則盜爲之也蓋假王以售其人不可也故曰春秋之志後而章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子孫宜世守之者也虎將享季孫斯於蒲匱而無送賴仲孫之救以免虎戰不勝遂如公官取寶玉大弓以出夫陪臣謀殺大夫是叛而爲亂也然季之罪大矣虎果執而請其罪收其權以歸之公夫豈不可乃逞私憾而欲殺之不勝而人公宮取分器則盜也分器而盜竊之魯之無人而失政也以不書叛罪季氏以盜治陽虎以失分器責魯天子之事也

春秋僭言

得寶玉大弓○九年盜之竊也將以爲贖於他國而求容也今將走齊齊以求作爲事倘不義其竊而誌之反爲害矣故遺之提下則以盜歸之也盜竊而盜歸之何以爲國故書得發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魯之失政亦具矣

齊衛次下五氏

齊衛衛以爭伯而晉力尙強未敢顯言伐之故於下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窺伺而未能突家鉉翁曰陳傅良云傳言伐晉而經書次重絕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商臣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公圖繼伯也書次同而所以爲次則異伯國子孫豈可與僭王之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聖鋪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蓋一等而視歸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處止之而屬其臣曰夫入率其君與於古之道二子獨褻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謝過也以質君既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論言此是就後人以論孔子原無書法須重發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意如徒贊孔子便爲失旨此傳理字不可混淆下傳禮字孔子之勇正以此理也○天下之事常服順而違逆齊雖強

卷之十一定公十年

以逆而奪也魯雖弱以順而得也○犁彌以孔子爲無勇不知天下之勇莫大於理順則無不感孔子雖一言正順理之言彼三軍有如是之勇哉○傳中而已矣三字須玩仲尼麾齊謝過威重三軍何等功用却只是平常一個理字可見理爲至大○文定先將孔子作用鋪張一番然後結到禮字如傳詠嘆於後爲妙

齊士鞅帥師圍衛

全李氏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圍以力之不足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社三邑皆汶陽田也會夾魯田社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龜陰田以是爲齊人之願也齊西言取謹聞言取鄆謹龜陰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

胡傳齊人前此嘗歸齊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聞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齊人心虛而歸之也

雖曰語哉言下以來舉伯權而遜之楚春秋固無望於晉矣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姑如之豈云諸侯不當即齊而重絕晉乎乃齊景不能尊主而安諸夏反服晉衰而屢以求逞則非義矣故書次以譏之

公齊平

十年

陽虎再侵齊以構怨公虎出矣齊用孔子首與齊平善齊營唇齒也則睦齊為要務矣是時虎在齊將謀禍齊故三桓亦咸知聖人謀國之善而俯首聽命焉聖人一用而君行制臣從令內安其國外睦其隣如此然何以書及蓋侵齊為魯禍則平齊固魯志也聖人順人心之所欲而已

春秋僖言

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卿特會諸侯舊矣今書公會公始為政也春秋重盟會者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嘗與齊搆篡今新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危危二桓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豈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為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崧盟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在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明也是知為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不事詔誓可以不作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

公至自夾谷

至以地特會也自參以上

場子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封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京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守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是以天自處矣而弗何嫌之有

論言書來歸言齊人心服因以故土來歸非以禮三事感人之天何能如是○以禮責齊即却夷歸田之誠講過即以春秋夫子之筆削難起而以不嫌自守暢發一段於後天字畧點○歸以日即歸以禮三田來歸即來以心蓋齊人心服於禮而歸之者也禮字心字要說得醒后將不嫌自守剔出天字帶講一段收書來歸○聖以天自處只知禮有其績不知績之在已在人方將垂之萬世使知雖強可格此禮各有可恃原不從本身起見何必嫌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註師叔孫氏邑

卷之十一 定公十年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郕

十四

胡傳 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日爭叛亦其理宜矣○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論言 總上一理字以叛強作事實而以叛強之由而不知三家之擬其後知不知字極冷來

宋樂大心出奔曹註杜傳在前年春曹名

宋公子地出奔陳註地公作池後同姓貪弄馬

名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註以衛有晉難也主朝歌傳諸侯外叛

則不也

言圍衛

沙之盟衛始叛晉土缺逐
侵衛衛侯復與晉盟趙鞅
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逐
經晉與齊爲五氏之次今
之圖討五氏之次也其何
以張衛哉且晉旣莫戎役
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
鄭于於寒氏趙氏之私
怨也故圍以求逞焉趙鞅
之罪不容誅矣

齊歸鄆謹輿陰田

書來歸彼自歸之也齊強
於天下伏盟主虐與國公
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
所感存神過化人莫能測
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爲善
而聖人之道之大也東周
可爲若此也乃勸前衛賢
秦秋僑言

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
此以義服自歸則其情
則殊也左氏乃云夾谷之
會齊人夢魯曰齊師出而
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齊
者有如此盍孔于回使茲
無憂毋以歸田若然則齊
之賤營甚矣齊旣歸田營
將遂爲齊役乎經不書盟
其証明矣至左與穀之載
却萊兵誅僂施天兩君好
會而挾兵以爲威敵殺以
爲能乃戰國傾危之習豈
聖人之事先備謂不足信
謬然

叔孫仲孫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圍之何叛也
前南蒯以費叛季侯袒以
南蒯蒯猶假攝公室爲名
犯祇與叔孫有隙豈亦不

叔孫州仇如齊謝致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彘出奔陳註晉與也宋公
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
仲佗石彘皆爲國卿不能匡君泣難而爲臣所牽
師出奔稱名亦罪之也○佗

仲幾子彘褚帥段子皆宋卿

胡傳親之惡暨云者罪辰以已故帥其大夫出奔
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
佗石彘見勝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王寅教王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彘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宣弟例在明年

卷之十一 定公十一年

十五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註入蕭從叛人叛

胡傳得已之詞得已而已者也是事君者可食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
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

故不稱聲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
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人逆詞也
書自陳自曹者結隣國以

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全曹如傳帶一小段於後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註杜平六年侵鄭取匡之

之大故而後書書偷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
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還叔弓管
孫一云叔
諸曾孫識

書級有三桓無君而專魯故家臣樂不書叛也

秋圍郕

前圍之而不服叔孫宜改過遷善退守臣節則陪臣無所藉口而自敗矣乃復用兵以逞宜郕之會宋服也卒用射亦誘侯犯以逐之而郕附于齊竟為齊有於是齊復歸郕此蓋聖人循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大心於晉而以疾辭固為有罪乃樂瀾遂伺宋公之怒而誣以惡言宋公遂之亦難免信諂之咎

宋公子池出奔陳

宋公敗地之馬以與嬖人向雉地怒而奪之君固失春秋僭旨

春秋僭旨

道地亦無君矣地聽公毋弟辰之言而奔狄公止之也而止地與辰固為要君公亦重辱而輕親矣蓋參譏之

會于安甫

尋滅沙之好為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既歸田又致郕故州仇如齊謝焉息民請禮彬彬矣宋公之弟辰出奔陳辰為地請公弗聽政奔奔陳從地也宋公溺于辱政辰書弟責宋公也辰重小諒而棄其君兄故書奔罪辰也仲佗石驅私事辰以從之奔亦惡三甥也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也叛則其罪大仍

癸卯敬王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註林襄公卒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註杜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墮季氏之邑也叔孫州仇墮郕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事魯也

諡為墮詔墮費仲尼只數言而二邑即墮正是以禮為國處為之兆乃為大行之兆即推而行之魯國至王政行矣一段意聖人有多少作用此尚行之未竟故曰兆非云墮二邑乃以禮為國之兆也傳只云推而行之魯國而準之諸侯大夫勿添行乎天下看遂墮三都遂字是禮之所行功化便在俄頃豈假靈子侯犯諸叛隸子

衛公孟弼卒師伐費註此孟孟卷之十一定公十二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胡傳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鄉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諡孔子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哀世之命為國可以為之兆也只用季氏雖有甲頤之命亦是從仲尼之言而自墮不可云仲尼墮之也

書弟何也鄭國寡春秋
在其諒故不書弟今辰
為地請不許而奔君仍不
止是叛以有激而成且叛
與國寡有間矣書叛足正
其罪宋公寵嬖茂親其咎
大夫故仍書弟分惡於宋
公也奔非辰所欲以費君
耳故書暨叛為辰所欲以
泄忿耳故書及及與暨皆
就辰為義非以二卿與地
為義奔以二卿蒙辰之下
叛以二卿與地蒙辰之下
是暨與及又以辨首從耳
深罪辰以明君臣之義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如是而後天下之為君臣
皆定。

春秋備旨
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
也二卿與地皆同謀也樂
大心非同謀聞叛而附叛
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
秋書法各如其罪而纖悉
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
矣。

及鄭平
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
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
乎季孫故公為政而三桓
亦知與隣構怨之共而從
之也講信修睦而兵刑漸
靖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左
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為說
夫春秋賢尊王其有取於
從霸者以伯假尊王為名
耳然猶罪伯者與尊王之
實而徒知從霸者亦不得
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

傳中禮字五見總見得邑之城也由越禮之王卿
邑之墮也用秉禮之孔子惟以禮為國則二都自
在必墮不由仲由之為宰與家臣之坂季孫之問
也作文全要別醒禮字聖人不用兵盡全以禮為
主張傳雖有命伐等語而文
定不用只重以禮為國便是。

秋大雩
杜書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結叛晉也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成孟氏邑國內
列國輿動大眾故出人皆告廟沐公行不越竟不
至至圍城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臣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墜成易

卷之十一
定公十二年
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
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胡傳
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或何也按是公圍
成不克明年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途及
齊歸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孔子雖用事
未能得專魯國之政也而辨言惑政如少正卯等
肆疑沮于其間矣成雖未墮亦不能為患使聖人
得志沮于中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論旨
惟強故危點起重聖人得政不專上然成雖
未墮以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未嘗無功在學
者看之有深為聖人惜之意使待之期月其成
功便易耳引歸女樂是說夫子不終用之故成
之所以不墮非閒語也○全是憲明年攝相一段
証其圍成時得政未專其間必有疑阻此亦四少
正卯未誅而推度之其實成之不克因公欲處父
干正卯無預○孔子能除叔季之患何難除孟氏
還是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不能為患故聖人亦姑
聽之而後來亦不聞其以孤成叛魯蓋兩都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成孟氏邑國內
列國輿動大眾故出人皆告廟沐公行不越竟不
至至圍城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臣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墜成易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成孟氏邑國內
列國輿動大眾故出人皆告廟沐公行不越竟不
至至圍城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臣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墜成易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成孟氏邑國內
列國輿動大眾故出人皆告廟沐公行不越竟不
至至圍城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臣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墜成易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杜成孟氏邑國內
列國輿動大眾故出人皆告廟沐公行不越竟不
至至圍城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季氏盡臣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
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墜成易

晉爵說不亦誤乎

叔還如鄭泣盟

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臣之分

無事矣聖人之聃天下也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

陸邱 ○十二年

夫其險固曰陸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

適為盜資也季氏之專為其故家臣之禍尤酷固謀

所以請亂舉孔子於心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

歸侵地遂瀕相事陸三鄰就墮之使自墮之迎其機

而墮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邱家臣無所

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

春秋脩言

公者亦夫所據矣是絕其為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

順公室張而上下名得其理矣必帥師者侯犯雖奔

懼餘黨之踵亂也

衛公孟驅伐曹

驅為繁之子繁字公孟其子以字為氏也曹之罪不見於經而衛伐之蓋焚小耳故書以罪之

季孫仲孫墮費

州仇自墮邱斯亦自墮費乃約何忌同墮者費強也昔季友賜費後大城之以為晉患意如遂君而無禍

保費故也今墮之是復強於弱破之勢也孔子行于

季孫葦以都城無過百雉順理而言適有動乎季孫之心而絕不疑其害已也

三家亦奄奄無氣弱私強公不可謂非聖人大作用何必致疑於城之不墮乎玩傳末二句仍結割政未專上作文勢宜拒定此意成雖未墮三句雖見未嘗無功只好就中帶說

甲申敬王十有三年

齊侯衛侯次于垂葢

註杜書不時也范淵地名李氏此正與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定

眼可以嚴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註夏蒐非時○全魯叛晉而桓懼人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驅帥師伐曹

註全曹不叛晉故北伐之此以禮為國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註杜書叛惡可知

胡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諛間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於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諛旨

諛入晉陽本拒范中行非叛晉也而不知授之罪與別處書法不同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註杜書射士吉射伏趙氏軼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軼非始禍者也則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

家有藏用邑皆百雉之城矣軼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胡傳晉主憂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於來谷款於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

叛盟於外離析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

國有不起之疾治之而即愈此以禮爲國之效也

秋大雩

孔子在位而魯猶管禮蓋有善而不能治者聽孔子以治之餘則不能皆聽之也

公至自圍成

郇蕞墜而成則圍之且書爲二家患而不欲墜也郇蕞有功於仲孫其不欲墜也固宜費疆已墜成矣特哉徐將蕞命矣定公造自圍之譏出而無功惜公失計而自發其威也成雖內邑

強不克克故書至然成之不墜固亦未害孔子自必有處矣既而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檣哉

次千乘舊○十三年

春秋傳

再次以謀伐齊而爭伯也大齊桓猶伯將何所爭晉文襄伯又立軍於齊而得治齊魯宜先治內內既治請命于周號召諸侯晉衰而內難方作焉能與齊爭乃亟事於晉其計左矣據傳齊衛謀伐晉河內其臣爲郇意茲以爲可蓋料晉不及救也此使待苟且之計由是軍中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爲之恐動故次而未幾伐討既左而進退復失據以是求勦不亦遠乎

大蒐千比蒲

三桓鞮國軍政而築郚圍以娛躬公公爲所愚而卒見逐今魯用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歸田以王道用德

故奔於晉陽而趙鞅叛於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那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敘或賤而稱入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効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改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弊竟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至自是下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在焉

諡言須重故言蓋貪利是前日事此則直若其效賂得以公行其須說有分時○不復主盟與晉主夏盟相應正所謂國家之敗也故爲國以義不以利要

重看

晉趙鞅歸于晉註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石偃言人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後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卷之十一定公十三年十九

胡傳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狀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於晉非與之仇牧逆人臣之大惡也福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韓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仰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諡言以易詞起就易詞上斷縱釋有非詞上

薛弒其君比註杜稱君君無道林比

乙巳敬王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註

註陽趙驪孫書名者親寧親右

胡傳公叔戌奔趙陽北宮結皆戎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戎又以當見惡于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戎

胡傳公叔戌奔趙陽北宮結皆戎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戎又以當見惡于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戎

而壁臣公室之張日可矣
矣乃定公廟弱而孔子行
圍成不克歸而以面爲樂
兵柄仍歸臣下故築圍大
蒐比書於冊君荒臣橫故
態復作興復無望矣

孟張帥師伐曹

逾年再伐書以保罪之

趙融入于晉陽以叛

據左氏趙鞅殺狄鄒牛而

狄鄒殺趙秦圍邯鄲荀寅

士吉射不與圍而將作亂

荀寅于勸鞅允備之而鞅

守晉命不致於禍及荀士

伐趙氏之官鞅始奔晉陽

高閼曰鞅奔荀士而書拔

蓋著其不由君命專主與

兵之罪也荀士如禍則鞅

爲被禍既伐其宮事已急

矣君臣睽隔何能請命即

春秋備有

以專士爲異情猶可原今

釋始禍而罪爲後不顯乎

善荀士遂亡而趙氏歸晉

此皆趙氏之節詞而左氏

輕信之耳且即左氏所載

而趙氏之罪已不可掩鞅

初擅殺牛已爲無君荀躒

右趙而左荀士猶曰三臣

始禍則鞅非爲後明矣蓋

荀士始禍者先謀攻鞅也

鞅始禍者聞謀先發如公

全所云以除君側之惡爲

名者是也而荀安于卒以

先發難誅則鞅罪定矣聖

人豈不察情而輕以叛加

執乎

晉入朝歌以叛
荀躒曰三臣始禍而躒逐
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夫晉侯已台逐鞅荀士亦

而能散不爲會人之所怨
子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諂旨 靈失齊宗之道戍失
保身之道無書法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言絕陳好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主杜亦黨公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至註杜於越越國也

故從末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郕嘉興縣南檇李

城吳子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稱此越句踐元年也

更說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與師伐越句踐

吳敗吳師射殺闔廬闔廬卒于夫差立

胡傳書敗者詳戰也定公五年于越入吳至是敗

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之

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夫椒之

戰復文仇也非報怨也春秋前

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諂旨 書敗詳戰也是鉅實若干用詐辜實發得擅

啟而句踐之謔重爲越禍矣越又何取於敗哉○

書敗書寔照下削而不書詐戰二字照下常事二

字演

卷之十一 定公十四年

二十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註杜牽衛地林齊魯爲會止此

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鄭得罪於王而

齊挾之以叛晉范中得罪于君而齊挾之以撓晉

景公問政子曰君

君臣臣其以是樂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註杜洮魯地

信謀救范氏
天王使石尚來歸辰主杜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

始禍何以未遂以是知前
士爲先謀而非先發晉矣
晉陽私邑朝歌公邑荀士
與趙爲敵諒亦自發其起
邑之兵矣今皆逐之故荀
士又難據公邑以抗君也
自狄及冬其臣三叛晉矣
其矣是由晉主夏盟不能
尊主王室有難猶且不恤
故其自效尤耳晉又屢助
黜叛叛臣卽出其國豈非
積惡之禍戒歟。

晉趙鞅歸于晉
三叛之罪一也禮魏爲執
請而晉君許之故書歸易
辭也叛而歸失刑甚矣先
儒以鞅之歸爲善齊彼孫
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弑其君比

其事不可詳矣稱國則當
春秋僞旨

國大臣之罪也。

公叔成來奔○計四
據傳公叔成將去夫人之
堂美八南子誣以爲亂而
逐之井及趙陽家鉗翁曰
南子之惡稔矣成以宗國
之老正之所得爲也然非
成所能爲也臣欲正君必
先自正成恬富而驕素無
國中之舉事不濟而速禍
宜也

滅頓以頓子聃歸
楚又滅國也頓子會召陵
故也頓從中國而莫之救
無王無勤君子傷之陳嘗
滅於楚而助楚滅頓意以
與頓有舊怨乎修怨而忘
從楚之恥不義甚矣且楚
患百餘年柏舉之敗其威
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

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
之共福林周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聃出奔宋杜蒯聃衛
主杜蒯聃衛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
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
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
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衛公孟彊出奔鄭杜彊書名與
蒯聃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杜稱宋公之
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杜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
著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
斯叔孫州仇之墮郈費也故曰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邾子來會公杜會公于比蒲來而
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杜城莒父助范氏故懼而城
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卷之十一 定公十四年

丙午敬王 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春正月 邾子來朝杜邾朝
止此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
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
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爲
主其先亡乎

僂食郊牛牛死改卜杜不言所食處舉
死重也故卜禮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
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
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

僂言借哀二年句繹傳不以禮爲國而
邾子執王卑俯正昧于爲國之禮

僂食郊牛牛死改卜杜不言所食處舉
死重也故卜禮也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
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
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
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
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
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
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

獨從之楚勢復張又中國之罪人也楚舉兵陳爲伐則以頓子歸歸楚也

北宮結來奔

公孫成之故也

敗吳于橋李吳子光卒

敗於戰也卒繫取于困傷而卒也然非身敗于陣故不言滅亦不書地皆主携李未滅也以逆得國在兵

不已至於以身且然吳爲大伯之後吳子又有攘

楚之功越以楚故屢與吳雖越之罪尙容誅哉而周

子孫曰夫共肩春秋不能無慨焉

會于卒

齊侯兩次以謀晉而未能

今晉有荀士之釁後曾以謀之蓋揆其叛以捷首亂

春秋僖有

君臣之義矣魯親受臣禍

而公亦與焉何也荀士庸

有德於季氏今之會三家

爲之公不得已也孔子旣

行公復受制於臣如此

會于泚

自齊景親伯鄭衛曹既與

之盟宋初未忍絕晉今始

從晉也是時衛有公叔戎

之釁宋有公子辰之難宋

之從齊蓋求靖亂耳傳謂

牽洮二會皆謀救苟土也

齊不能爲二國定亂反挾

之以助晉之叛臣故書以

惡之

石尙來歸胙

石氏尙名王之元土也胙

之國蓋謂助祭而受胙也

非禮也然頒之王而不

後無一介至晉今晉豈已

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一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諡晉上牛傳滅楚下牛傳罪胡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分應

夏五月辛亥郊註杜書過范譏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註杜高寢宮名不於

左傳中是使賜多言者而

鄭室達帥師伐宋註全宋公子地奔鄭鄭爲

齊侯衛侯次于葵陰註杜不果救故書

邾子來奔喪註杜諸侯奔喪非禮林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註左不稱夫人不赴且不耐也

卷之十一定公十五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註杜諸侯會

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註

何景日西也易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辛巳葬定妣註杜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公未葬

小君臣于怠慢也

冬城漆註杜邾庶其邑○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全

城漆其

勞甚矣

祭內盛以鬯器故名賑周禮大宗伯以膾賑親兄弟

今非助祭而遠頒於魯故異其文曰歸受賑禮也歸

曰賜何也神賜也非可言賜也宣十年王季子來聘

袁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使石尙來以親魯禮

雖失而意則厚矣王號猶存祭尚具典魯能輔之以禮東周何不可為乎惜定公不君後制於臣魯終於微而王靈不可復振歸驅之後無書焉傷之也春秋蓋懲於周無已也

駒贖出奔宋

據左氏駒贖欲殺夫人為所覺愬于靈公贖懼而奔劉敞曰贖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贖能獨全乎蓋贖聞野人之歌而慚歸言於夫人夫人惡其斥已而誣之耳且宋為夫人南子之家彼母而入母之家敢乎哉其言深得情事左氏所記則南子之謔言與戲陽陽速迎合夫人以希免禍之節言耳然南子何忍以母而誣子蓋世之母淫而失恩於子者有之矣南子懼贖以野人之歌告君故反愬以先制之耳夫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晉申生宋痊是也就臣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奔非大逆比也以繼體而獲罪至無所容于固不子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撥國本父亦不父其書世子蓋兩罪之誅道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贖猶書世子直與鄭忽歸鄭同交耳世有欲殺母而可始終稱世子者乎即云奔失子道然不去而見役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罪也

衛出奔鄭

驅逐帥師當國之卿也世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嬖公丙寵難逃首惡之責其數世亂也立哉

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與辰共叛者凡五人奔止書辰舉首惡也書自蕭明久叛也書來叛罪容賊也春秋脩言

卷之十一 定公十四年

賊臣為亂猶有所容斯以為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屢書弟傷天倫之變交罪之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不地則知于比蒲矣公任比蒲則知親蒐矣不書公者自昭而單分于三桓今雖公在公不得為政也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朝非其所也此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非其所也皆譏之也

城莒父及曹

大蒐以宿武兼城二邑以勞民魯政復亂矣是年不書不闕也

邾子來朝 ○十五年

邾子來朝 ○十五年 前邾會蓋必有求于魯也今又朝以示服焉不自強而求人其能國乎

聽鼠食穀不牛牛死改卜牛

牛體遍食穀不言其所食處慢也

楚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與頓世服于楚晉糾十八國為召陵之會將伐楚而胡與頓並歸晉乃楚未能伐而胡與頓則為所誤矣前書滅頓今書滅胡深罪晉也許亦從召陵未幾遷于容城意自明其示得已之情因請遷以媚楚平及鄭滅之楚復封焉是晉無能為而小國且任楚之好惡為存亡矣

辛亥如

日壬之邾在正月而殺之邾在三月五月剛過時久矣失禮之屯又失禮也

公薨于高寝

而寔別宮非正也公立於季氏不敵討賊陽虎專政。三桓亦微虎矣而孔子用事終綱粗立肅周可爲之時也公愾於女樂不竟其用其何以造其責。

鄭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故鄭伐宋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爲之城邑戈錫是也鄭難旣不能定乃納叛而又助叛其罪大矣二國構怨不解自此始齊衛次于渠陰

齊衛次于渠陰

鄭之伐宋宋直而鄭曲然宋新附於齊而鄭則舊好也齊右鄭義不足服宋有宋情不足結鄭故次以觀望於二國之間而幸其自解耳五氏垂葭欲伐晉而不敢蹙蔭欲救宋而不能屢書次深譏之也李廉曰五氏垂葭之次皆謀伐晉此次疑亦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時鄭從齊方堅齊肯救宋仇鄭耶其說亦近情事存以備參

邾子來奔喪

非王爲父母之喪不奔奔急辭也邾子之來魯之受罪均也。

滕子來會葬

近者奔喪遠者會葬晉事王之禮也魯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矣不書諱之也蓋此失禮而彼受之此罪爲重故諱之彼失禮而此受之彼罪爲重則不必諱也。

葬定公而不克葬辰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皆越日也彼日中此日昃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而克葬轉辭也猶及虞也日乃克葬難辭也失虞期矣志禮之變以存孝子之心也。

春秋備旨

卷之十一 定公十五年

三四

葬定公

成風敬嬴以妾母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矣定公亦妾母何以無夫人小君之稱公羊曰哀未君也然孟子爲昭公之配何以不思夫人薨公穀皆曰諱取同姓也但諱取同姓書孟子足矣何必削夫人之號削則貶也非諱也且葬定公左云不成喪孟子不葬愈不成喪矣蓋季孫爲之也書孟子卒而不葬見季孫之疾其君書定公卒葬見季孫之弱其君以子未逾年而其母因不成喪蓋假正義以抑其君而豈用典哉成風敬嬴皆禮也是時魯尚有君也定公卒葬似禮也而魯無君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禮並有喪葬先母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邾氏卒在七月喪非同時故葬各有期也邾氏不別諡且與襄公生母同諡與禮益紊矣。

城漆

漆邢庶其邑魯受叛而取其地今將伐邾而城之以爲固非義甚矣且二喪甫畢又興士功勞民甚矣。

魯哀公名蔣定公字母定熒四歲即位位二十七年于十四年春獲麟春秋終謚法

御筭經解

團祭 ○元年

假報怨以凌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晉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則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

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

於鄭復書許男著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前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胡安國曰

按左氏蔡人男女以辨楚春秋隆旨

使疆於江汝之間則是蔡降而楚遷其國也止書圍何也蔡以吳入郢鞭楚平

蔡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可知也家鉉翁曰柏舉之戰蔡昭復其次祖之暨至

人郢而鞭平則吳也不能報之吳而釋憾於蔡謂之復仇可乎滅頓滅胡今又

秋蔡志春小以爲利耳春秋奚取故左謂蔡降而楚遷之何又云蔡請遷於吳

子蓋蔡民有下楚而逃生者蔡君實同守而不屈也

故春秋書圍不書入齊衛伐晉

齊侯諱晉久矣屢次而未成伐今晉臣久叛齊衛遂

助叛以伐晉故書以病晉之不能定叛罪齊衛之黨

魯哀公 恭仁短 折曰哀

丁未敬王 元年 折曰哀

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不請命而內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

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林鄭滅

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於自尅

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王則愈於敬王

卷之十二 哀公元年

書人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於陳蔡書

歸矣春秋善復正義王許男則善之善者降也

胡傳 按左氏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

管以吳師入郢昭王崩隨陳宗廟徙陳器陸平王

之墓矣至是楚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

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仇之事可知也禍及宗廟

辱遠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一能灑之則不可以

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晉聖人之罪詞也

諡直 全在聖人意上發觀聖人無怨而怨出于不

胡傳 麟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言言所食所食

不共之仇文定有感而發頃說得透徹

之復仇可知聖人議復仇如此蔡宜受報正見楚

不共之仇文定有感而發頃說得透徹

之復仇可知聖人議復仇如此蔡宜受報正見楚

不共之仇文定有感而發頃說得透徹

之復仇可知聖人議復仇如此蔡宜受報正見楚

不共之仇文定有感而發頃說得透徹

之復仇可知聖人議復仇如此蔡宜受報正見楚

不共之仇文定有感而發頃說得透徹

之復仇可知聖人議復仇如此蔡宜受報正見楚

不共之仇文定有感而發頃說得透徹

之復仇可知聖人議復仇如此蔡宜受報正見楚

叛也許翰曰楚專封國王
道盡矣晉受眾伐伯業絕
矣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何忌帥師伐邾

邾事晉謹矣來會不朝且
至奔喪乃邾子甫還而城
漆以圖之隨出師以伐之
公新即位非公之故三家
也祿祚與拔之盟皆仲孫
尸今首伐之為暴不顧義
貪利不顧信稱兵不顧君
於何忌乎何誅時列國皆
併小以自大此春秋將為
戰國也

取田盟於句繹

三重並將燕各擅其君也
三卿並出皆自營其私也
孔子用魯道化所感三家
聽命且睦隣修好邊境無
事孔子行而三家張仍踵

春秋僭百

魯轍更逐利以凌小前取
邾田自鄆水矣今又取邾
東併及沂西以冀爾之邾
三納其叛邑而三取其田
幾何而不盡也恐邾控于
天邾而加兵復要而盟之
季為王將不親蒞而使二
卿往甚矣其橫也鄭王曰
季氏不盟一則不削與盟
一則包藏禍心必滅邾而
始已也汪克齊曰內臣並
使始於遂得臣之如齊未
嘗並好也並將始於行父
許偃如盟齊之戰案未嘗
並會也並會始於宿老之
會吳未嘗並盟也今三卿
並將二卿並盟強僭極矣
目盟亦與他盟異奪其地
而勝之盟也不亦甚乎度
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

勞于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
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欲
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
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
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而盡書之
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
者則書於策所謂
由性命而發言也
只重僭禮而以不時不敬發之收因事而書
此傳說僭只責成王過賜而不及周公與他
異傳

秋齊侯衛侯伐晉

林伐夷儀不書書次丘氏伐河
帥狄師襲晉戰于鞌也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
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
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
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晉執戎蠻傳晉伯未寧○主朝歌傳以齊衛黨
卷之十二 哀公元年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也二意分作
從後傳諸卿相繼伐之句
諡旨影出此第一伐須有酌
戊申敬王
二十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鄆東田及沂西田註杜見三家之
謀兵權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註杜句
地林自是內外盟
皆不書不足書也

胡傳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
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
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而不免
子見伐事魯恭矣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

終可以考世變矣

僑侯元卒

猶靈初年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復且肇家政不修而妻逐其子無道致亂數世不定其得沒身幸矣

晉納嗣贖子威

趙勳怨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贖之子輒因納贖以軍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贖仍書世子正名也贖罪未白而奔靈

公後欲立鄧郢薛遂止則贖猶與國未絕也但既奔

天父未命復父死之謂何

又因以為例乎且今之立

者即贖字也而必爭之不可

父矣父雖不父子不可不

子餒辭立而迎父可也今

納子威而不得入是詐父

春秋脩言

也公疑以為尊祖非也雖

神命立輒輒豈無焚之人

哉而抑之滅天理矣况輒

之立也祇以鄧郢立兩言

亡人之子誠在國人因而

立之耳豈祖命哉

戰于鐵鄭師敗績

荀士在朝歆而齊人輪葉

鄭宰達送之其帥師以防

切耳則趙鞅主是戰矣鞅

嘗叛今以然治叛而主是

戰鞅之罪也達黨叛而以

師徇焉達之罪也

遷于州來殺公子駒

避楚也吳滅州來而邑之

蔡遷焉依吳也前年春請

遷于吳今始遷者中悔也

益公子駒止之也吳人僂

嵬難之蔡固殺駒以說吳

而遷焉則是吳遷之也然

也邦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祖雜伐之既

取其田又強與盟不知以義聽陳之故也故詳書

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易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

所得今得祁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詮旨 須從後段諸卿相繼伐之形出此第一伐期

酌行文○聖人詳權意足是垂教時哀公方

五歲勿責哀公通掩云云只傷之耳責祁子不

禮為國但通篇不必指定奔喪○只伐祁取田大

意相同通篇不得入盟字三卿伐祁以哀公

伐分作○只取田盟句釋王既取其田而

又盟與之盟句亦責三卿哀公只提過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註 杜定四年盟臯鞅秋靈

滕子來朝註 杜滕朝止此諸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聃于威註 林于威內弗受

十二年而蒯聃自威人于衛衛侯來奔則是輒

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薛比責則輒萬代不可掩矣

卷之十二 哀公二年

胡傳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

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

曰人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聃復

國而書納者見蒯聃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

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異衛人之扼之也所以然者

緣蒯聃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

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聃之罪選公子

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選子拒

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夫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

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

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聃之於天理逆矣何疑于發

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

爭可矣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聃于威於趙鞅帥師

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行國大臣不能

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詮旨 此傳頭緒雖多歸重只在世子二字此夫子

主而鞅與靈公大臣俱餘意玩國

夏圍成傳自明諸說紛紛皆費也

蔡本自請遷遷而仍自爲國或以自遷爲文夫遷國大事也依人非計也國君宜以守死爲道耳駟果爲君忠計宣諫於未請之先迫與成言而背之乎蔡侯初既聽駟急則委罪亦非君道也故稱君以後而

齊衛圍成 ○三年

曠在戚而輒使石曼姑圍之不固楚簡臣禦般者幾希蔡圍者衛志使然重兵何也齊大國也而世勳不能以大義正輒乃助之圍然齊何以助輒高閔曰齊與晉爲晉若暗人則衛從晉所以助輒也許翰曰晉君臣稱丘而齊爲臣伐

春秋脩言

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知齊之將亂也

桓宮僖宮災

桓宮哀八世祖僖公哀六世祖世有先後子孫尊之則一故其宮並列而不言及杜預曰親盡不毀宜爲天所災但諸侯五廟親盡祀主廟猶是也非可毀也公羊曰復立也但立言必書武宮煬宮是矣桓僖何以不書曰鞏之戰季孫宿於武公昭公之孫季孫宿於煬公其立宮非禮甚矣故書之桓於隱爲弟僖於初爲兄其昭穆同意其初摧宜而別立宮非滅而復立也猶未大失也故畧之也但隱閔既祀桓僖亦宜祀今猶有宮是三家以私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鄆師敗績杜預陳曰戰大崩日敗績鐵在城城南罕達子皮孫○全汪氏鄭黨救固有罪矣然 缺不反其致亂之由而恃力構怨故主此戰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送之趙鞅禦之遇於中冓斃於車太子救之以艾鄭師北

太子鄭之黨叛固有罪矣然鞅不反其致亂

諡旨之由而恃方構怨故此戰以鞅爲主

冬十月葬衛靈公杜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夷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繼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遷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遷師矣復昔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蔡介

卷之十二哀公二年

吳楚二大國之間昔楚詰吳及其事急委罪於執政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

諡旨只重不該請遷於吳其中悔亦由不能謹此聖人非欲其守信于吳楚蓋謂遷大事而輕於反覆如此非謀國之道耳

已酉敬王三年

二十八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依蒯躄在戚而齊

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胡傳靈公游於郊公子郚鄉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任堂三楨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口俞公子郚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郚必開日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躄蒯躄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拜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躄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扑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

音存之也三家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為悅而存之歟天譴以災非謹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叔孫城啟陽

地震廟災變異弗圖乃以夏月用師城邑豈惟勞民不畏矣季季本曰啟陽故邾國在邾東近費昭十八年邾人襲邾魯既取邾邾近邾故師師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已與之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詩曹之奉樂大心以亂宋也則叛政暴亡之徵也

公孫獵于吳

稱八粟尸之也蔡侯之不綱甚矣其事則史失之

春秋僖言

叔孫仲孫帥師圍邾

叔仲為句繹之盟逾年而圍其國棄信甚矣

盜殺蔡侯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射之而卒翩以公孫而在大夫之列非微者也何以書

盜且雖微亦當書弑何以書殺是傳所載未審也黃仲炎曰盜自他國至是也賊由他國不得言弑其事已審則宣十八年邾人戕郟子于郟是也其謀尙秘則曰其奸曰盜著其橫曰殺示以當詰盜所自來與所自發也意楚使刺客賊之乎而公孫辰遂奔意與楚同謀盜迹有涉其家乎

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虜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詩亂臣賊子之法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父王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如此則言腹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則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含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虜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詩亂臣賊子之法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父王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如此則言腹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則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含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卷之十二 哀公三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胡傳 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今琅邪 開陽縣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諡音 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亦胡氏料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以如傳活用干後

杜不書名未同盟

林惠公卒悼公立

杜不書名未同盟

林惠公卒悼公立

杜不書名未同盟

林惠公卒悼公立

杜不書名未同盟

林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全高氏邾子受盟句釋今二卿逾年

而伐之失信甚矣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昭侯殺子成侯立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

蔡公孫辰出奔吳林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註杜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杜皆狄君黨

卷之十二哀公四年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林晉執成蠻子不歸天之窮補天地之憾也抑姓常滅沈而殺其君所謂積惡殺身者乎

晉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戎蠻子嘗誘殺於楚矣今其後又為楚所暴弱而歸晉晉不能庇已為盟主羞矣執而歸楚是為楚役也然易不如晉執曹伯界宋人之例而書界楚人乎蓋寡宋人權在晉也歸於楚權在楚也公羊子所謂京師楚是也執而名者反之辭

城西郭杜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臺社災杜天火也臺社殷社諸侯有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為厲罪

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杜同盟於臺臧林頃言公卒隱公虞母立

臺社商社也武王克商頒商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屋之

然何以不奔楚而奔吳蓋奔楚則其情必露身雖免而蔡必滅其家以為討不若奔吳則可詭以自免亦可觀免其家也宣七年曹蔡侯申卒今與高祖同答必文有一誤也蔡侯能復屢世之怨可謂有志而卒死於亂書之哀之也

宋執小邾子伐曹伐小邾子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志於爭伯也宋襄開齊桓之沒而爭伯為暴於小國宋景開晉之衰而爭伯亦為暴于國

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繼盜殺而書辰奔盜殺自辰可知乃蔡人疑為姓曹而殺之春秋不去其官明非賊也未討之姦誅之賁

春秋備百

故有災志災所以示儆也
葬魯昭公

賊未討而書葬盜無主名也

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宋從齊矣後宋伐曹執小邾子爭伯也故齊伐之晉伯以而吳楚越至于外齊宋爭于內春秋所以為戰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齊以黨前土荀士奔齊矣缺慶齊強而荀士未可猝制故舍之而伐衛是時賈向往成計納賄而得衛則可弱齊而孤荀士也家益翁曰輒以子拒父國伐子趙鞅為之伐衛其願矣焉嗚齊固失矣晉亦未

春秋條旨

為得此晉欲申大義當請王命名諸侯伐衛執輒歸京師而立即然後為允若私干饋必求其入亦非春私所許也况實以荀士之故而納賄以為名乎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城邾瑕

○六年瑕繫邾邾邑也魯未嘗取之邾而邾城之特強以迫邾也是冬伐邾明年遂入邾蓋失其險而無所恃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前廢伐鮮虞會兵也今以鮮虞助荀士而伐之魯兵也晉臣獨以貪忿與兵晉豈惟失伯殆將失國

吳伐陳

入之入楚召陳而陳不從

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註姓亂故註是以緩

葬滕頃公

辛亥敬王三十年五年

春城毗註也

齊侯伐宋註景公內不能正其國乃伐

晉趙鞅帥師伐衛註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註再同盟也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景公

王子敬王三十二年六年

卷之十二 哀公五年

春城邾瑕註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註四年鮮虞納

吳伐陳註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註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

叔還會吳于相註始結吳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註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荼註故書入弒荼者

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

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初立陳乞流涕子家懼

老皆宜干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沐衛

侯人干夷儀衛齊壹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乞為陽生弒也禁弒悼公陽生立

今伐之修怨也家紘翁曰吳以秦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仗義以征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營之謀邾鄭之滅許請王命以討之然後有以大服人心公皆不能而爭陳於楚故春秋譏之

國以及高張來奔

陳氏厚施以謀竊齊齊景業已慮之而無如何矣乃自啟魯黜長立幼陳之所以生心也高國從君干邪以貪固確委不能察之詐而致敗遂委其所事而奔書之所以誅也同奔書及意起國夏而高張從之也是權歸陳氏卒移齊祚其為權國本而任非其人之戒至明切矣

春秋脩言

叔還會吳于祖

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胸事吳程端學曰以魯政之不修移與吳親以資其方志祖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楚子軫卒

楚昭復國能任賢修政而復強蓋楚敗而禮是以不忘吳勝而驕是以遂滅陽生鬻齊以長宜立也然君命立茶矣故不書公子惡于國也陳乞召之宜無難者書入逆辭也雖宜立立之道則逆也據傳陽生使朱毛弒茶何以歸獄於乞蓋乞志竊國故逐高國而圖廢乞所以專威柄而為攘奪之階也其始阿

胡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蔡世其國已則篡祭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諫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木之書也不有廢長立少以散亂者承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祭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弒身之刑陳乞獻諫諫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猶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論觀父不父則子不子語宜以陽生不稱公為提起倒重景公故特繫之齊

多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言明年遂有負瑕之因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秦皇瑗帥師侵鄭左傳鄭勃晉故也

卷之十二哀公六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傳衛不

夏公會吳于郟杜郟晉服也

左傳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寔晉大夫過也吳王百牢亦不可我景伯曰晉范鞅會而棄禮以犬國懼故臣故傲也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禮制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魯與八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水不與必棄天

千我乃與之大宰歸召季康毛康子使子貢辭大宰歸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可棄其國大宰歸委以治周禮相雍嗣卒斷法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為無能為也辭伯中是景伯之言當提明在前以見吳之強只主召康子而子貢却之在前以見吳之不禮

景公意而立茶今又外迎
君而立陽生則茶之死決
矣衛乞不欲歸任其事待
陽生而加之刃耳不然陽
生一亡公子身之定否尚
難自必說敢輕行終適不
恩乞討乎春秋謹見主禮
見乞首惡杜亂源也又以
雖能乘之君之廢立權臣
之資也景公愛茶陳乞順
之而立茶景公亦以為愛
茶也而適以弑茶茶弑陽
生立而齊遂終為陳氏有
矣可懼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志滅曹也齊晉皆失道而
衰與楚越且迭強而橫鄭
衛寧遊魯宋為暴生民之
害無時已矣

春秋脩旨
宋皇瑗侵鄭○七年
左傳鄭叛晉故也但自定
六年晉執宋行人其好已
絕何緣為晉討叛哀九年
宋又伐鄭趙鞅且欲救鄭
豈宋為晉伐鄭晉反助鄭
耶左氏非也趙鵬飛曰報
拳達之伐也罕達之師已
七年矣其時宋鄭皆從齊
而鄭尤與齊厚宋雖仇鄭
而不敢弑之齊景怒而內
亂宋始報之也
晉緹曼多侵衛
趙鞅伐衛未服故曼多又
侵焉曼多助鞅者驪魏睦
於趙也
公會臾于鄆
臣會之君又會之過衛矣
後而被伐失所因也故從
人不可以不慎

命諸侯豈可量也是破其禍心之藏又觀秦伯
委至裸以為飾云云是直以異之非禮折其何
之問賢者之有益人國如此○子貢談笑而敵
須說得從容自在數語之下日令強敵心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人邾以邾子益來註杜他國言
來外內
之辭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
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毫社囚于負夏此天
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
辱國亦甚矣何以脩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
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
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
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
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
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全在聖人意思上說惟道大德隆所以喜人
去惡而即與之又恐此與之之意不得顯然
卷之十二哀公七年 九

故預于此處書以邾子來不諱以見之也○聖人
顯白其意正是要人改過一片大公心賜全在欲
見后書四字上掃寫須知此傳在聖人與魯君上
說歸邾益傳以明歸益云云方書着在魯君身上
說○若不書此而止書後來歸邾之事何以知其
能去惡則諱其惡適以沒其善此正是聖人慳慳
揚君
美處
宋人圍曹
見後入
曹傳
鄭駟弘帥師救曹
林自晉救晉凡晉楚之救皆
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
國無伯而諸侯以相救也諸侯自相
救猶善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
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
之及疆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
言晉而莒宋為斷書曹救正以見晉不救也

公伐邾

公無其矣何能伐邾後李氏之意也三家屢伐邾取其主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莒名而抗大國之計極矣欺君一至此哉然公惟所命而不敢違矣君道甚矣

入邾以邾子益來

內滅書取此則入其國執其君直書而不諱何也蓋伐邾者三家公雖在行而實不與臣獲其利君戶其名非直書其事入止知邾之被齊虐而不知公之被臣侮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莒請救于吳吳伐魯魯復知子故雖入而非滅也以求與以歸同歸外亂也來內讎也

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聞宋之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故救之蓋思宋之強耳目春有皇嵒之侵亦所以報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為善也列國之亂法矣苟有救者嗾與之止亂也憂世之心切矣

曹伯陽歸

傳言滅經書入藉輟因謂不曰城自滅也夫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之滅無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為自滅蓋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止書入

甲寅敬王三十二年八年

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既還而不忍禘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林檉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剛詩也繫曹檉於國風之後檉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幸篇曰思治也傷天下

胡傳

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疆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疆言伯說于曹伯因昔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如此有國者妄聽辨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論旨

重發不得書微意上下無同力要描寫辨言指伯說昔晉姦宋即為亂舊政輕重權衡言

吳伐我

吳為邾故伐我我克東陽進舍于五

胡傳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盟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炊亦云急矣欲深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人致賂晉人不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情死至於伐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論旨

季氏棄國全在魯未及虧上發之傳未禮義日強句重看垂戒後世說偷生云云而不知

伐伐

荆楚也春秋詳內略外故
他國被兵舉國而魯多言
四鄰此止書伐我者敵已
深入至於城下也敵至城
下豈能不戰而退不言戰
魯服也盟於城下也不言
救邾者志在服魯魯盟遂
還不成為救也昭定以初
三家初稱國納猶協心以
禦外侮故隣國侵伐及四
鄰而止至此則三家之勢
已成各不相下莫肯為國
任患敵至徑薄國都固非
其國矣

齊人取讎及闢

邾故也邾子益齊甥魯人
邾而執邾子至齊以為薛
故致賂以悅之在此為賂
春秋脩言

據彼則言取婉其詞以諱
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
取可知而魯之為賂見矣
雖諱而不沒其實也招伐
於吳喪地於齊為國不義
其害固如此

歸邾子益于邾

我而返何以言歸當歸也
齊取魯邑怒猶未定復請
師於吳故懼而歸之歸之
義也然為人所勝亦不得
謂之義矣齊欲存邾義也
然若邾兵而伐與國亦不
得謂之義矣况齊之力自
足制魯何事召吳召吳以
禍魯幸以自禍也

齊人歸讎及闢

歸邾子故也執而取之歸
而歸之雖取合任意而非
為利君子倘有取焉書歸

此甚懇切此意亦要透胡氏益判南渡事也不言
四鄰非諱正是著其兵加國都之實不言吳盟方
是諱故曰欲見其實而深諱之此句分應
二項不言四鄰作不得書法書法在諱字

夏齊人取讎及闢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劬使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夏五月齊鮑牧帥
師伐我取讎及闢

重四隣謀取其國家莫能保上形容造惡之
改過意見有可以逆感之人心即有可以順感
之人心但恐不能去惡豈終不可以自安哉

歸邾子益于邾注齊未得季姬故請師於吳吳前
為邾來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
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

管不遂其惡而歸故以順詞言之然兄宜殺
管去惡而不積未可便說惡善之優改過之

卷之十二哀公八年

大合歸二邑看方見其優
與大也收不諱人邾云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注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林僖公卒子閉公立

齊人歸讎及闢

胡傳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闢
造惡不悛則四隣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
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闢又辭歸于吳而德猶未
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隣不侵其封
境而自安矣曰以日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辭也
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人邾以
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諱言齊歸地之順由于魯之遷善改過而遷善之
亦與之遷改其優大何如也以此見三字要依書
法照傳未收○不宜板板責魯見得遷善改過力

善齊也

取鄭師于雍丘九年

魯虜而俘之曰取隱十年

宋人齊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伐皆聲其罪也曰

取之猶難辭也此直書取

易也讀而揆其不備也據

傳使有能者無死而以二

人歸則殺人多矣尚詐嗜

殺生民之禍烈矣春秋所

以齊為戰國也

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卒

於城父然卒則不能救矣

陳以無援故即吳楚惠乞

忿而伐之嗣此再使臣伐

之殊景莫矣

宋公伐鄭

卓衛原曰宋景不自量妄

圖與桓前年以曹伯陽歸

春秋傳言

其志益驕而皇後又取鄭

師其視人鄭不啻入曹之

易矣連年侵伐卒喪師于

葛與雍邱相當兵驕者敗

宋之謂也

桓子益來奔○十年

據傳魯歸桓子桓子又無

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榜之

以鞭使諸大夫奉大子以

為政今來奔逃吳也家鉉

翁曰桓子無立志之人非

枯惡不悛者也豈失國而

返猶能無道乎蓋吳子貢

駁不遂而加之罪耳前吳

救桓子不成救今至遲威

言報知之既為魯俘又復

視面來魯書以罪吳而病

桓子也

公曾吳伐齊

齊為邦故既取魯邑又請

量不少原是這等優且大的故為國君者不可不

知國君二字亦宜提點○玩傳未以明二字與其

見三字相應遂以所謂能揜其惡優且大即景

可美因見其如此故必明其如此也○傳中以此

見雖三用之總見得遷善優以過大便子不過將

歸二邑作個榜樣撇開齊魯不得執定齊魯亦不得

乙卯敬上

三十四年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註廿三月

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註書取覆而敗

信之雍丘宋地

左傳鄭武子勝之嬖許環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王瑗圍鄭師每日遷合

圍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

干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註鄭人伐衛傳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其使有

能者無死而以張羅二人歸則殺人多矣

夏楚人伐陳註左陳即吳故也○主吳救

陳傳責其虐僅存之國

卷之十二 哀公九年

十一

秋宋公伐鄭註金既覆其師又伐其國

見宋之凌人無已時也

冬十月

丙辰敬王

三十五年

春王二月桓子益來奔註桓子革為政

見實來傳自取滅亡不足

待以寓公之禮故書名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註林悼公卒子

簡公王立

胡傳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人為是取謀及

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讜及闡又辭師子

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

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欲道也齊之臣

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

也故沒其見弑之禍

而以卒書其自深矣

師於吳既而魯歸邾子齊歸魯邑乃止吳師吳遂伐齊齊義而吳不義矣魯忘伐已之怒背歸已之惠助吳以猾夏故書公會齊魯也家鉉翁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邾子既得返國齊來止師齊魯無事矣吳亦得以自息其民乃反以為怒而伐齊益夫差質才力日尋于戈聞伐國則喜聞止師則怒以是知其將亡也

齊侯陽生卒

左云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必有至名矣何以止言齊人且齊為大國何至畏吳而弑其君以說乎經書齊侯陽生卒與常卒無異未見為弑也時以吳師來伐

春秋僖公

而悼公適斃遂以為弑傳不言弑者之名則得於傳聞不能指名也傳不可信信經可也

晉趙鞅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士故鞅乘其有吳師遂不恤齊喪而侵之鞅罪大矣

公至自伐齊

齊侯以三月卒聞喪而還可矣久而歸制在吳也孟軻自齊歸于衛

孟軻自齊歸于衛

齊初奔鄭今書自齊必自鄭適齊也書歸內受之也

楚伐陳吳救陳

楚比歲伐陳爭城於吳也

諡有歸所當歸辭所當辭故曰正只就背正理上斷吳有狹道無書法

夏宋人伐鄭註與上年伐鄭同

晉趙鞅帥師侵齊註吳氏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與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註赴書歸齊納之○彊

詩伯夷卒註赴以名故書

秋葬詩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註季子不書陳人來信告不以名林此延

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于亡也

卷之十二 哀公十年

十三

胡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穿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

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書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膏為

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殤中國之哀也子欲

居九夷乘浮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諡者有虞之後便見中國有同休戚意

丁巳敬王十有一年

齊國書師師伐我史

再有為季氏將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齊年六十八矣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故吳救陳吳豈能以存中國為義利陳私於已耳然書救繁善之也善在外責在內且傷諸夏之日哀也

國書伐我〇十二年

會吳伐齊故也傳載老幼守宮安寧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故又書伐我而不言鄙益政在季氏生事所書一家不肯用力故也以禮義勝而諸賢致命也洙泗之化也不然國既亡矣去威會吳伐齊魯誠有罪然吳實主之齊畏強凌弱且居喪伐人無禮無義再逐吳師以致敗又以見齊之肆暴而失計也

陳轅頤出奔鄭

頗刺下媼士以自營其私春秋脩言

而犯衆怒也國將亡而用聚歛之臣至使家為政而逐之軀軀境矣是逐之也公會吳伐齊

齊伐魯魯致之也不反其所為而使吳禍府及于中國誰之咎也是雖強家所為而公與於會何辭其責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即言堅守勿犯其鋒况齊犯在內不在外陳氏况主專國又值新喪危疑之會也國書為齊世臣宜修政以輔幼君安得生事於外貪執兵柄乎且春之伐魯不義也夏之拒吳大難也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耳不義結怨以犯難負禍耳書在術中

左傳 齊為鄭故國書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師右師冉有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

人逆冉有用矛于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胡傳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洙甲冑起戎惟于戈首厥羽師之老壯在曲直柳子

齊之期魯營人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權及聞請師於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權及聞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全言 全言是欲魯引咎責躬若從說會吳之非使無味矣此傳齊事帶在魯內說人手須以齊事

而歸邑請師又報魯以順而乃會吳伐齊何名哉故于被伐而欲其自反也收書伐我〇玩我字最有味通傳議論俱從此一字生來躬字自字人字都與我字照應由字亦不空須體貼

卷之十二 哀公十一年

十四

夏陳轅頤出奔鄭註杜書名

左傳 初轅頤為師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醴梁煠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

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註杜艾陵齊地林書戰書獲

左傳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齊兵亦止此

行命其徒具舍玉公孫揮命其徒曰歌虞殞陳子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同歸國子之元責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瑱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東何以使下國

而不情也且伏魯牙歸皮
兵迫敵師敗身獲爲國大
赫而厲氏之勢愈固矣以
書及費葬書也書齊敗績
傷之也楚敗晉則傷之吳
敗齊則傷之春秋內齊晉
而外晉王之吳楚天子之
事也據傳將戰吳子呼叔
孫而賜以甲劍鍬白奉爾
君事則管亦與戰矣戰不
書公者助吳猶夏諱之也
然書會則伐吳諱而不
沒其實也平丘不盟人以
爲辱春秋則不隱支陵戰
勝人以爲榮春秋爲之諱
聖人以是非爲榮辱不以
榮辱爲是非

衛世叔齊出奔宋

諸侯稱怨伐不已大夫
爭權奔走相繼春秋之季

春秋微旨
其禍極矣

用田賦 ○十二年

惡重歛也用者不宜用也
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
稅也兵賦者乘也夏后氏
授民以田而使自賦才賦
也而兵賦亦寓焉兩周助
而不稅惟計井邑邱甸而
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
公初稅畝則歛財於私田
矣成公作丘甲則增兵於
舊制矣此之田賦據傳歛
從其薄及倉賈無厭云云
者宜爲財賦矣然田卽畝
也賦猶稅也與稅畝奚以
異且傳云以邱亦足又似
兵賦何也蓋分之爲畝總
之爲田稅畝傳曰畝畝而
稅意其時履畝而視其時
之仍歛因取其盈者稅之

會吳伐艾陵敗後人吳傳及其破楚又有
齊之志云云要合既勝齊師句○艾防敗獲
主戰韓大棘二傳至傳至處吳因罪矣含王闕金
齊起正平主各之罪均也五帥見辱太史歸元將
固重矣革車八百甲首三千師獨輕乎師將分等
也書敗書獲○艾陵戰單主戰韓傳公孫典虞頊
之歌子行出含玉之命東郭無見復之志陳書懷
聞鼓之憂○加伐齊畧剔伐者之罪○只伐齊亦
主伐吳傳有驕齊之
志要發競力二字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杜赴以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杜書名

戊午敬王十有三年

春用田賦杜直書之者以云改注重賦林以丘賦

卷之十二哀公十二年

十五

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
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
也是故作丘甲
用田賦不書初

左傳季孫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
子之行也度諸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
其薄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

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胡傳古者助而不稅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
常而不可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
夫田以足食賦以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
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
當以農民爲急則增賦竭作不使未業者歛幸而
免也今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
書曰用者
不宜用也

金田以出粟賦以取商征之里廛以備牛馬車
乘所爲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也哀公外奉
強吳國儲一空故里廛不足復賦于田上以商賈
宜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是爲重困農民非是商

非有田者槩加之故不得
言田後作邱甲則兵賦于
正賦既增而財賦遂亦視
此爲準有定額矣猶未及
平什二也傳云以邱亦足
者據時之增額言之也今
之田賦則有田者槩加之
之而其額益重蓋卽所謂
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
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
又在此後乎

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據傳三季氏
不絕蓋不以夫人喪之也
故不書薨及葬昭公娶吳
女書孟子何也因其夫人
稱之也諱云君娶於吳爲
同姓謂之吳孟子也據實
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
之不臣具見

春秋僖

公會吳于橐皋

尋儻好也吳欲求伯將合
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
公會衛不皇瑛子鄭
鄭吳地衛侯宋皇瑛何以
在鄭而公會之平宋衛從
吳可知也趙鵬飛曰諸侯
東向事吳者魯爲之也故
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
衛明年書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會國若矣



不取而後之農也作文只說重本不必說不則未
征之稅畝民已不堪何況加賦故曰重困○先王
使商供兵賦不是厲商正是使民知賦不可已而
避其力于田就中良有深意今田土加賦勢必民
不樂爲農究之國本削而商與兵亦必交受其困
豈所以爲國○不是說商就可困只是商宜恤民
尤宜恤傳中
急字須體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主杜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
言子春秋不敗所以順時

公會吳于橐皋

主杜橐皋

左傳

吳子使太子齋請等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
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
也乃不尋盟

論語

吳欲尋盟非子貢之言不可切故曰不有君
言其何能國○主殺三卿傳談笑却敵見得

卷之十二 哀公十二年

十六

秋公會衛侯宋皇瑛于鄭

主杜鄭吳地
言卽發陽也

左傳

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鄭吳人蒞衛侯
之舍景伯謂子貢曰吳不行禮于衛而蒞其
君之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
衛故太宰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
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子衆其
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
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

論語

主殺三卿傳談笑却敵用左墮黨崇仇之語
○附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子

輒蓋是時駢當國政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駢與尉
氏有爭及無田洫司氏褚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
族聚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
大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水也
本強則精神折哀問有愷息談笑而却敵國之兵
勝于千里之鄰者矣乃至于身不能保而盜得殺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取鄭師後又三伐鄭矣

不溫而歸生記異也

之於朝安在其為暗或乎故
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之鑒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杜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
月可曆誤二月九月
之初尚溫故得有冬蝻

已未敬王十有三年

春鄭寧達帥師取師于郟。杜書取覆

夏許男成卒。杜元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陳留封丘縣南有黃
國尊天子自去其幣號而稱子以若今諸侯故
史承而書之。林書會晉侯及吳子兩朝之辭也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乃會晉公于黃池。越王勾
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乃卒

卷之十二 哀公十三年

春秋僖言
爲主也然不書吳子晉侯
者存中國也惟先書晉晉
侯後言及吳子而吳子先
晉與而晉外吳之意俱見
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晉
盟主魯聖國而皆從吳世
變至是極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問吳出會而爭陳也吳強
而凌弱也然楚猶能師而
晉董穀聖人傷之

於越入吳

問吳出會而檮虛也和與
勝楚而越人吳黃池先晉
而越又入吳均爲不務德

諡言 三書法只俱異
殺下制重書及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胡傳 吳自柏舉以來遷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
盟可謂強矣而春秋雜書於越入吳所謝因

而動遠譽之成然柏舉猶屬義舉黃池志在爭強且屢勝而驕反忘越也不敵天之仇而逼凌上國宜其滅于越也。

晉魏莫多帥師侵衛黃池晉為吳下其辱甚矣晉臣不取復比而凌暴近國恬權自私此伯狄已盡之時也所以晉為戰國也亦晉國極衰之候也所以分於三家也。

春秋條言

星字于東方不言次而言方平月眾星皆股也周十一月夏九月也日在房心為明堂布政之廷於是且見與日爭明其異大矣嗣此七國並興皆以號解周室愈不可為也

盜殺陳夏區夫春秋甚盜四皆國亂無政也區夫之先微舒為逆而戮於楚陳猶使世為卿陳無政夫今為盜殺雖春秋不可言然要之以乱招乱也

備

三年之內三書龜田田賦為害民窮而天變作也西狩獲麟周之春有子丑月狩時也

事屬詞垂成後世而見深明皆明之義也管子曰成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利甚好還兵以方勝人者人亦以反勝之莫當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國都矣春秋初書于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于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取絕而見者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莫多帥師侵衛註林霸國侵葬許元公

九月論註

卷之十二哀公十三年

龜十有一月有星學于東方註平且眾星皆股而字乃見故不言所在之處

盜殺陳夏區夫註杜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論註杜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晉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魯曆十月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註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

虞人修好常職故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田曰獲

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麟仁獸也有王者出則而無王者則不至有為來哉反袂拭面涕

沾袍曰吾道窮矣

善之西爲大野狩地也得時得地則常事爾何以書爲獲麟記異也麟仁獸王者之瑞也何異焉時無王者出非其時而又見獲也獲者乃得之麟死子兵也孔子周流天下窮道之一行而卒不行跡乃約膏史作春秋春秋明王道也苟有王者舉而行之天下猶治世也今麟出見獲有感而傷之曰吾道窮矣春秋於是絕筆焉樹亂世反諸正黃近諸春秋起隱公訖獲麟文成數萬時歷二百四十二年備矣道行於世利一特道著爲教利萬世聖人厄於遇麟死於兵亦春秋之氣運然爾天心固有在也

春秋備旨

胡傳

河出圖洛出書而人卦書蕭詒作春秋成而也先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義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周南開雒之化而麟趾應也召南鵲巢之德而駒虞應也春秋明王道正人倫志氣相通通天人是接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詒九秦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千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則事禮以成春秋子曰我欲觀夏道而杞不足徵觀殷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親周道自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數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全旨

天地間惟理與氣理行氣從自然之應所以之常兵交之變人道始終天道物異無不關孫手治故文成而麟至然必透發明王道正人倫之功方見文成麟至與義畫簫韶等同一感應矣天道安有終乎只安頓絕筆意勿泥其云文成麟至到

卷之十二哀公十四年

十九

宜一段有關世道先天而天弗違一段見聖人之精神有關氣數志一之動氣也二段乃自相承後則通論全經發明絕筆之意深矣宜矣口氣須體認通發一經大旨無非爲傳世垂教而文定自在之心亦隱然言外矣

春秋備旨卷之十二終

